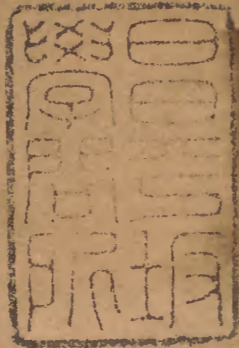


朱子遺書

論語精義 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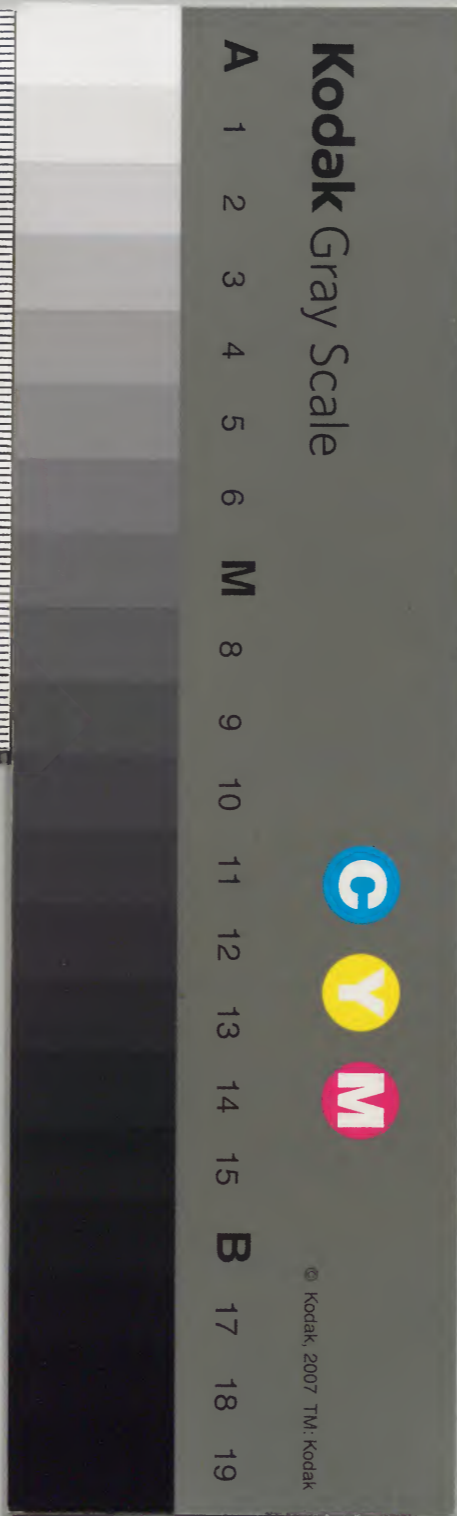
十一



漢書門			
九	四	七	類
一	六	一	架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九	漢	
八	四	書	
函	一		
三	〇		
〇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7
冊數	16	(11)
函號	298	276



朱子遺書二刻目錄

論孟精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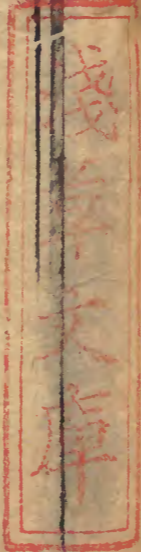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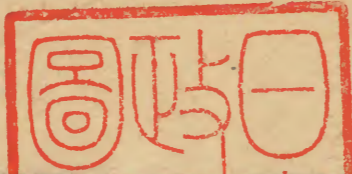
易學啓蒙

詩序辨

孝經刊誤

周易參同契註

陰符經註



論孟精義目錄

明道先生程氏名顥字伯淳

伊川先生程氏名頤字正叔

橫渠先生張氏名載字子厚

成都范氏祖禹

滎陽呂氏希哲

藍田呂氏大臨與叔

上蔡謝氏良佐

建安游氏酢夫

延平楊氏時中立

河東侯氏仲良

河南尹氏焯明

解見孟子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
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
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
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
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
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
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
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
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
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
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
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

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
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
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
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
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
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功
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
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
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
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
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
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

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辯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于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

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辯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謂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國朝諸老先生論孟精義綱領

明道先生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矣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又曰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第孟子儘雄辯又曰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才雄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又曰孔孟只要分別聖賢之分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得似聖人譬如剪綵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又曰孔

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譬如有許大形象然後爲泰山有許多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 又曰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 又曰孟子嘗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或問使孟子與孔子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於孔子耶先生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讀其言便可知其人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或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先生曰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

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氣象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右論孔孟氣象

伊川先生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或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義理去推索可也學

者先讀論孟如尺寸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
見得長短輕重某常語學者必先看語孟今人雖善問
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
看語孟之書亦與見孔孟何異 或問學者如何可以
有得曰但將聖人語言玩味久則自有所得將論語中
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舍處便作今日耳聞自
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淡
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
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
也學者一部論孟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
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又曰讀論孟
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又曰凡看論孟且須

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語言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
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又曰論語孟子只
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
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
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又曰傳錄言語得其言未
得其心必有害雖孔孟亦有是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
期告時孔子正可不答其間必更有語言具巫馬期欲
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答巫馬期
亦知之陳司敗亦知之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
也若不言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
言放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爲堯號乃稱放勳
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亦有問及仲由爲比

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弟子以萬
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
子孟子故曰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官爲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
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
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
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
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
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
非堯也 尹焞嘗言近日看論孟似有所見先生曰所
見如何焞曰只見句句皆是實語先生首肯之曰善自
涵養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綱領

伊川先生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
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又曰今人不會讀書如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
奚以爲是未讀詩時授之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
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
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始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
法如讀論語舊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
人便是不曾讀 又曰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
人才性或觀人所問意思或所到地位及所居之位而

言 又曰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
鄉黨形容聖人不知此者豈能及此 又曰孔門弟子
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問
鄉人皆惡之何如又如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才說去兵便又問不得已
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便云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是問不是
聖人不能如是答 又曰凡看論語非是只要理會語
言要識得聖人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
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
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
句便見得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聖賢氣象

它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又曰某自
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淡
長

謝氏曰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
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
不過分章析句耳晉魏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
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
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
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溺心於淺近
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固不得其門而入
也蓋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
訓話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

論語精義綱領
三
口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
讀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
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
涯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
其物我太淡習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
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餌之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
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蔬食飲
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
顛躓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誨爾諄
諄聽我藐藐者讀之孰謂回不悔師書紳爲至誠服膺
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

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
書乎蓋亦勿思爾能返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
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
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
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
也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
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
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
而已豈特息慮之効乃力行之功至此蓋人與書互相
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
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叙仁義禮樂
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

論語精義卷之三
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
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乎賢者識其大
不賢者識其小好惡取捨之相遠也學者僅以此書爲
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豈真不可得
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
惡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賤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
三子以爲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
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閎博明
允君子哉

楊氏曰學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
有遠近中否之不齊才有不止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
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未有不
志於聖人而可以言學也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
門人羣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士之有志乎聖人者所
宜盡心也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
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
之中曾無蘧廬以托宿焉况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嗚呼
道廢千有餘年士不知所止而繆悠荒唐之辭盈天下
窮高極微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間有英才異稟不
過騫爲辭章以夸多鬪靡而已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
爲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

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爲學之方焉
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
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其可得乎
余於是書物色牝牡有不能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
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范濟美問
讀論語以何爲要答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
味又問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者是何語曰皆的當
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
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
孔門當時以爲魯學道宜難於它人然子思之中庸聖
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
者曾子而已矣豈非以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智

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與鄭季
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是著力深方能
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
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
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
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
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
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
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
於仁知之道不其幾矣乎然樊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
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臯陶湯舉伊尹爲證
故仁知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

於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
不復疑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
進季常曰某平生爲學亦嘗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
古之學者善學

尹氏進解序曰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解論語以進
臣備職勸講不敢以寡陋辭竊惟是書乃集記孔子嘉
言善行苟能卽其問答如已親炙于聖人之門默識心
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後之解其文義者數十百
家俾臣復措說其下亦不過稱贊之而已恭惟 陛下
聖學高明出乎天縱如舜好問如湯日新舉賢而遠不
仁修己以安百姓固已合符乎夫子之道施之於事業
矣復有何待於臣之說然而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也姑撫所聞以稱明
詔臣謹上 又奏曰孔子以來道學屢絕言語文字去
本益賒是故先王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陋
况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豈惟無益害有甚焉脫使窮
其根源謹其辭說苟不踐形等爲虛語此先賢所以重
講解慎言辭也况如臣者材質甚愚修爲無取施之於
已未見其功挾以事君亦將何有其於聖賢言行何足
以窺不測奧妙發明指歸彊顏爲之第塞詔旨臣無任
慚羞恐懼之至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伊川解曰習重習也時復息釋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又語錄曰所以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習如禽之習飛又曰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又曰說先於樂者樂由說而後得然非樂不足以及語君子

范曰學先王之道將以行之也學而習之知所以修身

知所以治人則說矣習之言試也易重險之卦曰習坎
水之於險也必洊至而不已然後能乘險而流焉君子
於難事也亦然故其象曰常德行習教事夫必有常也
而後能立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人君習
堯舜是亦堯舜而已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伊尹
曰習與性成學者之習所以反其性也習之而串則與
性一矣易曰兌說也而兌之象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
所以求道故可說之善莫善於講習不亦說者比於說
矣猶未正夫說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所以求爲聖人及
其成功則無習無習則亦無說矣孟子曰一鄉之善士
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
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才小者所友近才大者所友

遠君子之學有同道者自遠而來則亦可以樂矣夫說
自外至樂由中出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習在已而有
得於外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內君子之道求爲可克也
能如此者其惟好學者乎在孔子則弟子自遠而至是
也君子不病人之不已知小人唯恐人之不知也潛龍
之德不見是而無悶君子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惟
聖者能之此皆藏其德而修身者也人莫得而知之是
以道不行時不遇獨立乎世未嘗有悶斃而後已亦無
悔焉下焉者爲善而必斲乎人知有諸內必形諸外未
有不知者也不知而慍則不知於命無以爲君子故人
不知而不慍斯可以爲君子矣
呂曰信於始而不疑故時習而不捨信於中而有孚故

朋來乎遠方信於終而不悔故人不知而不愠
謝曰學而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則坐時習也立
如齊則立時習也造次必於是則造次時習也顛沛必
於是則顛沛時習也如此則德聚矣能無說乎有朋自
遠方來非必同堂合席專門同師然後謂之朋也考諸
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求之今人信其與己之不異
皆朋也能無樂乎夫道同則相知不同則不相知師弟
子之間猶有不相知者况它人乎是以一鄉之善士斯
得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得一國之善士天下之
善士斯得天下之善士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人不知而
不愠則其自待者厚斯不亦君子乎學而時習之所以
自處也有朋自遠方來同乎己者也有人不知異乎己者

一也而不愠焉則幾於樂矣論語一經大抵不出此三者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
一瓢飲不改其樂皆不愠之謂也

游曰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心所同然者而已學而時習之則心之所同然者得矣
此其所以說也故曰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
今試以吾平居之學驗之若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
不莊不敬時習於樂則中心無斯須不和不樂無斯須
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敬得矣無
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和得
矣時習之則時有得矣時有得矣其為樂可勝計哉流
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

達故積於中者厚然後發於外者廣得於已者全然後
信於人者周有朋自遠方來則發於外者既已廣信於
人者既已周矣非夫積厚於中得全於已者曷至是哉
此其所以樂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
之文繡也夫聞譽施諸身則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夫
豈借美於外哉惟不借美於外則志願在我而世之所
可願者屏焉其爲樂也烏可已耶蓋君子非樂於朋來
也樂其聞譽有以致之也非樂其聞譽也樂其美在其
中而暢於四支有以致聞譽也然求爲可樂者亦反諸
身而已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蓋不知命則行險以
徼倖將無所不至其趨於小人也孰禦焉尚何以爲君
子乎若夫尊德樂義之士囂囂自得不怨天不尤人遯

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君子成德孰能至於是哉故
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語成德也不然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與夫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何以稱
夷惠說也樂也君子也言其義則然若夫所以說樂所
以爲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得譬之飲食之美也借使
易牙日饗於前而已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 又曰
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時習於樂則中心
無斯須不和不樂且將日進於理義之地矣故說內足
以成已外足以成物君子所謂三樂者內外兩得矣故
樂學而至於樂則在我者無憾矣宜其令聞廣譽四馳
也而人有不知焉是有命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今
也人不知而不愠則非成德之士安於義命者不能爾

也謂之君子

楊曰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殼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質蝨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有朋自遠方來學者以其類至也合志同方相與講學故樂夫孔子以學不講爲憂則講學之樂可知矣朋來人知之也以人知而樂不知而或慍亦非君子矣

尹曰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能有所自得故說有朋自遠方來其道同而信之也故樂學在己不知在人何慍之有故曰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人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於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乃誠孝也推此可以知爲仁之本

伊川解曰孝弟順德也故不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者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

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苟
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
者其爲仁之本與 又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
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
便是仁又問爲仁先從愛物推如何曰不愛其親而愛
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
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
仁民豈不能愛物仁民而推親親墨子也

范曰孝弟則宜無犯上然而曰鮮者有至焉有不至焉
者也至於好作亂則未之有決矣子曰教民親愛莫善
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民知親愛禮順則犯上宜鮮
矣道之有本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無本則無自而

生焉故君子爲仁有道在修其身修身有道在正其心
正心有道在誠其意誠意莫如孝弟未有事父孝事兄
弟而不忠於君不順於長不愛於人者也

謝曰上章論爲學之大體此一節論求仁之方也夫仁
之爲道非惟舉之莫能勝而行之莫能至而語之亦難
其語愈博其去仁愈遠古人語此者多矣然而終非仁
也如恭寬信敏惠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恭寬信敏惠
而已克己復禮爲仁若不知仁則止知克己復禮而已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特飭身而已何以見
其爲仁仁者其言也訥此特慎言而已何以見其爲仁
有子之論仁蓋亦如此爾爲孝弟者近仁然而孝弟非
仁也可以論仁者莫如人心人心之不僞者莫如事親

從兄莊子曰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此可見其良心矣至於從兄則自有生以來良心之所未遠者以事親從兄而充之則何往而非仁也夫事親從兄之心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尚能不好犯上作亂况於真積力久擴而充之者乎今夫出必告反必面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亦可以為孝矣闔巷之人亦能之長幼有序徐行後長亦可以為弟矣闔巷之人亦能之然而以闔巷之人為有道不可也以為終不可以入道亦不可也但孝弟可以為仁可以入道在念一念之間蓋仁之道古人猶難言之其可言者止此而已若實欲知仁則在力行自省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矣

游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於忠順者寡矣故孝弟之人鮮好犯上至於不好犯上則忠順足於已而悖逆之氣不萌於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憂國必如其家愛民必如其子固足以禦亂矣曾何作亂之有故曰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木漸於上水漸於下有本者如是故君子之道亦務本而已矣孝弟也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人此者為仁履此者為禮宜此者為義信此者為信順此者為樂茲非仁之本與知孝弟為仁之本則本立而道生之說見矣

楊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無二道也事親有隱而無犯則孝弟之人宜無犯上

者移之事君有犯而無隱則犯上蓋有不得已而然者
謂之好則鮮矣孝弟非仁之本蓋爲仁之本也欲爲仁
當務孝弟此務本之一事耳若師氏至德以爲道本之
類皆是論語之書竊意有子曾子之門人共成之也孔
子沒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羣弟子
惟曾子爲最少而是書記其死又惟二子獨稱子餘無
稱子者則其尊之與夫子等故首述二子之言繼夫子
之後爲是故也

尹曰孝弟順德也順則宜無犯上不好犯上矣其好作
亂者未之有也仁性也爲仁之道由孝弟而生故爲仁
者必本乎孝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伊川解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謂非仁也知巧言令色之
非仁則知仁矣

范曰巧言令色孔壬堯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則宜曰
不仁而已然而曰鮮者則有時而仁也夫巧言令色之
人亦爲利而已其心未必不仁也人君邇之必敗亂天
下其無以鮮而易之也

呂曰君子言非不欲巧色非不欲令蓋修於外者本有
所不立修於內者末足以兼之

謝曰仁雖難言知其所以爲仁者亦可以知仁矣若孝
弟爲仁之本是也知其遠於仁者亦可以知仁矣若巧
言令色鮮矣仁是也然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禮曰情欲
信辭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

欲巧亦鮮仁乎仲山甫之德亦鮮仁乎至於聖人所謂
孫以出之辭亦巧矣遲顏色怡怡如也色亦令矣豈以
好其言語善其顏色直以爲鮮仁也哉至於小人蓋嘗
許以爲直矣言何嘗巧雖內荏而色厲色何嘗令然則
何者爲巧言何者爲令色若能知出辭氣可遠鄙倍則
知之矣此宜學深思而力索不可以言語道也

游曰仁者誠而已矣無僞也何有於巧言仁者敬而已
矣無譎也何有於令色巧言入於僞令色歸於譎其資
與木訥反矣宜其鮮於仁也使斯人之志在於巧言令
色而已則孔子所謂朽木糞墻孟子所謂鄉原終不可
以入德使其人之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可以自
反此聖人所以不絕其爲仁而止言其鮮也然則仲尼

之惡令色也如此而詩人以美仲山甫何也蓋詩人之
所謂令色者與仲尼之意異善觀詩者以意逆志可也
楊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
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而實之以君子之德雖或巧
令未爲過也故記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而以令儀令
色稱之則巧令非盡不仁也然是之人務爲容辭之文
而不實之以其德者多矣故鮮矣仁 又曰便儂皎厲
其去道遠矣焉得仁

尹曰巧言令色而仁者鮮矣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
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

明道曰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

又曰傳不習乎言不習而傳與人

伊川解曰曾子之三省忠信而已 又語錄曰盡已之

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

范曰曾子守約動必反諸身爲人謀而不忠者有我與人故也與朋友交而不信者誠意不至也傳不習者講學不明也夫治已者未至則教人者不足故曾子懼夫傳不習也

謝曰九流皆出於聖人其後愈傳而愈失其真如子夏之後流爲莊周則去聖人遠矣獨曾子之學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其親炙而得之者有子思子思之學中庸可見也考中庸則知曾子矣聞而得之者有孟子考孟

子之書亦可以見子思矣蓋其所學至真至正如此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如孟子所稱曾子之事不載於論語者甚多則其泯滅者有矣今其幸存者可不盡心乎如此三者未可以淺近論也爲人謀而忠與人交而信傳而習非真知道無二致人與已爲一其能如此乎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與朋友交而信非特踐言而後信也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一有不盡則非信矣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我傳而不習則道自道我自我終不能相合而一矣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以其二物故也傳而不習他人之道我何與焉何以異於執柯伐柯也惟習而熟則道與

我爲一矣凡此三者幾於無我則能之是學之至也
游曰考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則其操心宜無不忠其立
行宜無不信而處已者無憾矣慮其所以接人者或入
於不忠不信而不自悟也故日三省其身焉省之如此
其固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庶乎可以
跂及矣然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
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
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
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
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者亦曾子之意
曾子於正心誠意之道宜無須臾忘也惟於應物之際
恐或失念而違仁故日所省者三事而已

楊曰仁之於人無彼已之異謀之在人猶在已也謀之
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同謂之達道蓋
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口耳之學
也君子之修身其患孰大於是故曾子之日省者如此
尹曰曾子之三省誠而已爲人謀而不忠與人交而不
信不習而傳於人皆誠所未至也曾子守約故動必求
諸身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伊川解曰今之諸侯能如是足以保其國矣 又語錄
曰有愛民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時處此則至淺言當
時治千乘之國果能此道則亦可治矣聖人之言雖至
近上下皆通此三句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

常人之言近時便只是淺近去 又曰敬事而信以下
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其故不及禮樂刑政

橫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言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
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范曰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千乘之國
變而至道也敬事所以修已敬則事無不立信則民可
使節用則不乏愛人則本固使民以時則穀不可勝食
材不可勝用五者治國之常法也故曰道此足以富之
而已教之則未也禮記曰國家未道然則魯變至道亦
未至夫教也

謝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是也然夫子不與之者特非
所以待子羔也子貢謂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夫子未嘗得邦家也
知其爲邦家之道則可以爲天下國家矣得志行乎中
國不得志行乎家人其爲道一也况千乘乎古人得百
里之地而君之皆可以一天下朝諸侯則千乘之國亦
可以用心矣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雖爲天
下亦何獨不然敬事而信敬而信也節用則能愛人使
民以時民事不可緩也

游曰道之爲言未及治也猶書所謂引養引恬而已馬
融謂爲之政教者近之矣敬事而信德教以道之也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政事以道之也有德教以道之則

尊君親上之心篤有政事以道之則勸功樂事之意純
有國之道何以加此蓋敬朝覲之事則君臣嚴敬冠昏
之事則男女別敬喪紀之事則民知哀死而慎終敬祭
祀之事則民知報本而追遠事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敬
焉則民孰有不敬者哉一號令之出也一期會之時也
一賞罰之用也一嘖笑之形也無所不用其信焉則民
其有不信者哉由是道而誠於心則有虞氏未施信於
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者亦久於
斯道而已雖然知敬事而已未及乎信則
非所以知信而已未及乎節用則侈費而傷財非
所以裕國知節用而已未及於愛人則將吝細而少恩
非所以厚下知愛人而已不知使民以時則將輕用其

力輕奪其務非所以養民知是五者而法度加焉則治
人之道足矣當孔子時斯道也將亡矣故亟言之使道
之以道則於法度乎何有

楊曰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蓋有土有
民無非事者然而事不敬則下慢敬而不信則下疑下
慢而疑則事不立矣敬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
愛人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
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若春析夏因既蜡
而不興功之類所謂時也然此特道之而已未及爲政
也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與孟子論王道之始同
尹曰敬其事信於民節用愛人不奪其時以是五者道

其國可謂言近而易行矣然推其極雖堯舜之道亦不過如是而已後世不能先此徒欲以刑政而爲治者其亦不知本矣有志於南面者其可以言近易行而忽諸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明道曰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所本而後學文然則有本則文自至矣

伊川解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 又語錄曰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先盡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以前不可讀書

范曰此修身之大略也入孝出弟立身之本也庸行之

謹庸言之信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衆則汎愛之仁者則親之以善爲主也夫子之教人以德行爲先文學爲後學文者行之餘事也

呂曰行謹而言信

謝曰此言學者當知所先後也天下之人愛親爲易盡孝爲難事長爲易盡弟爲難能盡孝弟則能明人之太倫又能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親仁以成己則在我者立矣至於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游於藝之謂乎

游曰入孝而出弟身謹而言信處衆而汎愛則友而親仁君子之務此其本也有所未能則勉爲之有所未至則力致之待其有餘也然後從事於文則其文足以增

美質矣猶木之有本根也然後枝葉爲之芘覆苟其無本則枝葉安所附哉夫文者詩書禮樂之謂也詩者言此情而已書者述此事而已禮者體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使其孝不稱於宗族其弟不稱於鄉黨交遊不稱其信醜夷不稱其和仁賢不稱其智則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以爲禽犢者有之以資發塚者有之託真以酬僞飾姦言以濟利心者往往而是也然則無本而學文蓋不若無文之愈也是以聖人必待行有餘力然後許之以學文不然固有所未暇也後之君子稍涉文義則沾沾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於是或嘗其無行則驚然不顧或詆其不足則忿疾如深讐亦可謂失羞惡之心矣烏知聖人之本末哉

楊曰自孝弟而達之於汎愛親仁蓋推其所爲也君子之所務者本而已學文乃其餘事

尹曰爲弟爲子之職孝於親弟於長謹於行信於言汎愛乎衆而親仁人此德行也行之有餘力則以學文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故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明道曰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

伊川解曰見賢改色有敬賢之誠也事君事親與朋友皆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 又語錄曰言見賢卽變易顏色愈加恭敬好善有誠也

范曰惡惡臭而好好色者人之誠也以好賢而易其好

論語精義卷一 十五
色之心則善無以加矣然而好賢者未必誠好之也賢
賢者誠心以爲賢此好之篤者也事父母竭其力之所
至事君不敢有其身故危難不避而終之以信此可學
之資也雖曰未學必謂之學也本立而質美故也

呂曰質具矣而文有不足非所謂忠也所謂質者誠而
已矣賢賢至于改色好善有誠矣事親不愛其力孝有
誠矣事君不有其身忠有誠矣待朋友而不欺交際有
誠矣四者先立乎誠所未學者文耳

謝曰賢賢易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天下之誠意無易
於此此好德如好色亦可謂好德之至也事父母能竭
其力共爲子職而已事君能致其身不敢有已而已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在我者不欺矣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朋友有信能如此則其長幼必能有序夫婦必能有別
矣則舜所以爲舜其法可傳於天下者其能外是乎聖
人人倫之至也此而曰未學不得謂之不學也其亦幾
於生而知之者乎

游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
友之交也先王之時在上者舍是無以教在下者舍是
無以學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今
能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則其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仲尼之門子夏以文學名而其
言如此則知古之所謂學者在本而不在末故學而篇
大抵皆在於務本

論語精義卷一
楊曰事君親交朋友人倫之大者學者明此而已苟能是雖曰未學斯謂之學可也然先之以賢賢易色者蓋學本於致知親賢所以致知也故爲天下有九經而尊賢在親親之先亦此意也

尹曰賢其賢則敬賢之誠見於色故曰易色於其事君事親與朋友交皆盡其誠無所不用其極也學者學此者也故雖未學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明道曰聖人言忠信多矣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伊川解曰不厚重則無威儀所學不能安固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遷善不可不速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 又語錄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嚴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橫渠曰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范曰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 重則有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所貴乎道者正己而已故不重則不威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學則不固爲人而不重未有不異其守也忠者誠也信者不欺也君子之守誠爲大其與人不欺爲大故心必以

忠信爲主言必以忠信爲主行必以忠信爲主忠信所以立本也無友不如己者所以進德也夫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過而憚改者不能強爲善也湯改過不吝則又賢於勿憚改者矣此三者修身之要也自天子至於士皆不可不務也

呂曰學則知類通達故不至於蔽固主讀如於衛主顏讎由之主主所託也友所輔也改過所以自治所託失人則勢窮所輔不如己則德不進所以自治不勇則惡日長

謝曰此一段當分爲四事自重忠信友如己改過學者闕一不可也人孰有生而知之者乎能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亦善矣孰有安而行之者乎能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亦善矣此非論生知安行者也自重忠信友如己者學之事也過而改困之事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齊明盛服特威儀耳何以見其修身乎蓋爲冠所以莊其首爲履所以重其足所以防其躁也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退則揚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夫容貌衣服之間尚能移養如此而况視聽言動能自重哉學如之何而不固也則其儼然人望而畏之亦餘事耳忠信進德之本也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也儼不知此而欲進德何異絺兮絺兮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夫人自非上智下愚

皆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則其薰蒸陶冶能無待於朋
習乎以子貢之賢孔子猶戒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
士之仁者蓋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難與並爲仁
矣自非聖人孰能無過惟其改之爲貴師也過過也蘧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亦過也但小人過於
行事君子過於情性耳夫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
子捨之則爲小人不仁不義亦何常之有循之則爲小
人捨之則爲君子君子所以勿憚改者蓋知其無常也
小人所以憚改者蓋安於故常也顏回百世師也而曰
不貳過季路亦百世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荀卿嘗
謂之鄙人蓋亦有過矣豈以嘗有過而害其爲百世之
師乎知此則知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無損於明也

今人以嘗有過而自弃自暴以爲終不可以爲善遂至
於文且飾者亦愚矣又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
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
聞吾過矣人不可與不勝已者處鈍滯了人
游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君子之
重而威也重而威則德性尊矣故君子日就小人日遠
由是而學其息之必精其行之必篤其問之必切其聽
之必專入乎耳著乎心此德全而學固矣反是則言招
憂行招辱貌招淫好招辜何威之有道聽而途說者有
之一心以爲有鴻鶴將至者有之何固之有忠信所以
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
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矣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

論語精義卷一上
十九
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息動而為無時
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主於忠信
則仁必出於姑息為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
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
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
埃聚沫以為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
要言也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為未足而求
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
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
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
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孔子曰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

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為善可勝計
哉然則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以學成之學之道必
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雖然使其或吝於改過
則賢者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則勿憚改為終焉
楊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自重之道也儼然人望而畏
之則有威矣學然後可以與權故不固主忠信所以進
德也無友不如已者資以輔仁也然過而憚改雖有輔
仁之友無益矣或問無友不如已者商也日進以其
好與勝已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
友也曰所謂如已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已也
尹曰不厚重則無威儀無威儀則志不篤志不篤則所
學不能堅固主於忠信其忠信不如已者則勿友也遷

善貴速故過則勿憚改君子自修當如是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伊川解曰居喪盡禮祭祀致誠慎終追遠之大者也凡事能慎於終不忘於遠足以化民歸於厚德也又語錄曰慎終追遠不止為喪祭

范曰慎者誠也於終者誠之如始使民勿倍也於遠者追之如近使民勿忘也先王重喪祭所以厚民德也會子之行一於孝慎終追遠者孝之終

呂曰喪祭者慎終追遠之一端耳

謝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蓋人情之至極而不可以偽也為之棺槨衣衾為之春秋祭祀聖人豈以強民哉彼有感於狐狸之食霜露之降非為

人而然也以此處已則已德歸厚矣以此教民則民德歸厚矣

游曰終者人所易忽也而慎之遠者人所易忘也而追之厚之道也

楊曰人少則慕父母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因物有遷也至於終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民德歸厚矣歸者反其生之謂也

尹曰居喪盡禮祭祀盡誠慎終追遠之事也推而至於天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忘於遠非惟已之德厚化民亦歸於厚德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伊川解曰溫良恭儉讓盛德之光輝接於人者也溫
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德容如
是是以諸侯敬而信之 又語錄曰子貢善形容孔子
德美溫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儉則無欲讓則不
好勝至於是邦必聞其政

范曰溫良仁也恭儉讓禮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
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是以所居之國必聞
其政也詩曰干祿豈弟又曰求福不回豈弟非以干祿
不回非以求福然豈弟則干祿之道也不回則求福之
道也夫子之求之也其亦此之類也與子貢之徒各以
其識知之淺深而觀夫子之德其所以得政則由五者

雖堯舜之聖見於外者亦不過乎此若子貢則可謂善
觀夫子矣

呂曰溫良恭儉讓皆謙德也人道惡盈而好謙况聖人
之謙乎此所以求而人與之也

謝曰此一節論學之既成德性內充必有光輝著見乎
外者蓋誠之不可揜也故以聖人儀形明之蓋粗厲感
慨則必髮上衝冠剛暴狠愎則其容悻悻然將有求者
必以喜隨人如此者不可勝計也然則德至於聖人之
地者其必有聖人之容如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是也聖
人之容非閭閻非侃侃非提提非總總柔不爲物侮剛
不爲物懼其惟溫良恭儉讓足以名之乎蓋清可爲也
而難於溫溫者清和之發也和可爲也而難於良良者

論語精義卷一上
易直之發也本無侮人之心貌如之何而不恭本無侈
泰之心用如之何而不儉本無競強之心行如之何而
不讓至於此則泰然矣儼然矣其泰然也豈不如春其
儼然也豈不如秋豈不容止可觀豈不威儀可象豈不
和樂豈不莊敬遠暴慢不足道也遠鄙倍不足道也夫
容貌如此諸弟子豈不能學以致之乎蓋有忿懣之心
者必不溫有伎剋之心者必不良有欲上之心者必不
恭有驕人之意者必不儉有物我之心者必不讓則溫
良恭儉讓其惟聖人能之乎今去聖人久矣以此五者
想見其形容猶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借令
魯衛之君雖甚庸且鄙觀如此人也獨能不驚且疑乎
獨能不親且敬乎欲有爲於一國者其能不就而謀之

乎雖不爲當時所用猶爲當時所敬雖不吾以吾其與
聞之也學者儻有心於聖人威儀之間亦知所以進德
矣然則爲子貢者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
行矣於此豈獨知聖人哉又將以知子貢矣

楊曰夫子以是五者得之則求之在我耳所以異乎人
之求之者也若夫暴慢侈泰則人所忌嫉雖欲求之其
可得乎

尹曰溫良恭儉讓聖德之光輝接於人者也溫和厚也
良易直也恭則不侮也儉則無欲也讓謙順也德容如
是是以諸侯欽而信之至於是邦必聞其政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

伊川解曰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

范曰父在觀其志則能先意承志諭之以道父沒觀其行則能繼志述事顯揚其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也若其有過父在則當爭父死則當改不可以待三年也

謝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觀其志可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觀其行可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豈以爲父之道不忍改與蓋三年之間賢者處之則如白駒之過隙當是時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望望然如有從而弗及坐則見親於墻食則見親於羹於父之道可改也不可改也亦違恤乎

游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堯舜文武之道雖行萬世不可改也何止三年若武帝權利之政德宗宮市之事昭帝順宗不踰年而改之天下後世不以爲非者何待三年今言無改於父之道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也人君士大夫皆當如此居喪之制有不言而事行者有言而後事行者有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此尊卑之等也如以爲聽於冢宰爲嫌於改父之道則孔子所謂古之人皆然者豈爲其父皆有可改之道乎蓋恤之道當然

楊曰父在人子有不得行其志者故父沒然後可以觀其行出必告反必面不遠遊遊必有方若此類皆於父之道也君子不忍死其親故三年猶不改是焉可謂孝

矣

尹曰父在觀其所志父沒觀其所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說者謂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孝子之心所不忍故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伊川解曰禮之用和爲貴恭而安別而和爲可貴也
又語錄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爲美而小大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
又曰禮之用和爲貴有不可行者

偏也 又曰知和而和執辭不完

范曰凡禮之體主於敬及其用則以和爲貴先王爲禮非以強世蓋欲天下皆可行人情莫不安此所以爲美也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有敬而無和則禮勝有和而無禮則樂勝樂勝則流禮勝則離矣知和之爲美而不以禮節之則至於流此其所以不可行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動而有節則禮也行而有和則樂也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

謝曰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相反以相成陰陽也剛柔也動靜也仁義也文武也莫不如是何獨禮樂不然乎有子知以和爲貴蓋有見於此也知此則知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豈強勉以害飲食之性哉一獻而

百拜八設不倚豈強勉以害安逸之性哉天下宜之後
世安之自唐至周數千載間無苦心刻意不與民共由
離所不安之患父子益親君臣益序情性益厚風俗益
敦得非以和爲貴而致然也先王之澤旣衰禮文不出
於誠意而出於勉強不出於循理而止於飾貌從事於
斯也往往如季氏之祭雖有強力之容肅欽之心跛倚
以臨祭者多矣禮家使人如此之難從殆不若夷俟倨
肆之愈也至此則和之禮喪矣真儒旣不得位無制作
之時曲士又牽於世俗之習而莫能察其源也或以爲
僞者有矣或以爲難以強世者有矣或以爲忠信之薄
者有矣要之語未流而不及先王也豈非過我門而不
入我室者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恐其無辨也聖人於

一拜一揖升降之間猶有隆殺焉又况小大乎則其用
和於下大夫者必有異於上大夫矣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蓋惡其瀆也事君之辱朋友之疏豈不以數乎家
人之失節豈不以婦子嘻嘻乎知此則知所節矣聖人
之和所以異於人之和者知其有反而已小大由之不
以禮節之故均於不可行也

楊曰禮以敬爲本進爲文進而不已則離故以用和爲
貴易曰履和而至至則不可以有加矣故先王之道斯
爲美也然小大皆由之則有所不行焉孔子與上大夫
言問問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和也上下異
施則非小大由之也此之謂知和而和然和而不以禮
節之則流矣亦不可行也

尹曰禮之弊則至於離和之弊則至於流禮之用以和
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小大由之然復有所不行者
蓋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失於流故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也

明道曰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恭近於
禮也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以遠恥辱也因
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
義雖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伊川解曰信能守約恭能遠恥近於禮義也因不失於
相近亦可尚也 又語錄曰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
可復爾恭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恥辱爾信恭因不失

近於禮義亦可宗敬也親亦訓近 又曰因其近禮義
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况於盡禮義者乎

橫渠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
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
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上有子之言文相屬
而不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有未盡者皆挈之
它皆放此

范曰信而無義則賊故復言非信也恭而無禮則勞故
不能遠恥辱也信必近於義故能成其信故言不必信
皆可復也恭必近禮則能成其恭故其恭不入於諂而
恥辱可遠也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
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聖人本末先後有序君子必自

修如此而後能至焉德有本道有源其學出於聖人故可宗也

呂曰信主復言然非義之信有不必復其言恭主遠恥然非禮之恭有不足遠其恥親主於有宗然親失其等有不足正其宗義理之差必至於此不可不察尾生復言非義之信也夷王下堂非禮之恭也墨子兼愛不可宗之義也

謝曰復當如復白圭之復言至於使人可復亦可謂善言矣言而信固已善也而况於近義乎信則言之必可行者是也義則言之中倫者是也信且近義則可以世爲天下道矣使後世多識者亦可以畜德矣言至於如此其有不可復者乎不侮之謂恭中節之謂禮畏人而

不敢侮人者有矣未必中節自愛而不敢侮人者有矣未必中節也何謂中節擎跪曲拳過位必趨禮也臣道矣何恥辱之有見父之執猶事父年長以倍猶事父禮也子道也何恥辱之有勞則爭先行則必後禮也弟道也何恥辱之有何謂不中節非所當致恭而致恭也非所當致恭而致恭施於我之上者猶妾婦之道也施於在我之下者是啓寵納侮之道也其招恥辱必矣因親也故姻睦之姻婚姻之姻皆從因推吾一視同仁之心雖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此特可以謂之泛愛不可以謂之親何謂親繫之以姓綴之以食內親也甥舅姻媾之聯外親也若是者生當有燕食之歡死當有功衰之戚所謂親者豈它人可以擬倫也推此而達之亦有可

親者乎有之其惟君乎治我也其惟師乎教我其惟
友乎成我也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矣捨此三者之
外亦有可親者乎吾恐不免於諂賤也既諂賤矣豈謂
所尊身之道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爲可宗也信不食
其言恭以飭其身親以與人同自衆人觀之亦可謂美
行矣然一入於非禮非義之地適足以招恥辱取不敬
也信乎求道非難欲免斯者其惟學乎蓋惟學可以明
善

楊曰信不近義而復其言是小人而已以其近義故可
復恭不近禮則有恥辱之道焉以其近禮故能遠恥辱
若夫惟義所在則言有不必復也恭而安則遠恥辱不
足道也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則交物之道至矣又因不

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

尹曰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復則近於義恭非禮也以其
遠恥辱則近於禮然則恭信於禮義爲近者也因其近
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
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伊川解曰敏於事勇於行也

范曰君子志於道而不願乎其外故食不求飽居不求
安敏於事行之如恐不及也慎於言者恥躬之不逮也
苟有道者則就而正焉故無常師若此可以爲好學矣
學者所以學爲聖人也論語記夫子之言好學如此又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此其

論語精義卷一
二十
自言也其於門人獨稱顏子好學而孔文子不恥下問亦謂之好學則知學者鮮矣

呂曰不志於私養學所以專不事於徒言必見於行事學所以實所趨不謬於道學所以正學至於此可謂好矣

謝曰此一節不可以事求當以情性推之蓋上世嘗有茹毛食腥者矣及至聖人易之以烹飪則食正欲其飽者也嘗有陶復陶穴者矣及至聖人易之以宮室則居正欲其安也此豈人之私智爲哉蓋聖人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何獨好學者無求飽無求安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獨與人異乎是不然孔孟曾顏學者之師也其事有可考者如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與瓢飲簞

食在陋巷可謂不求飽且安乎是不然此無財不可以爲悅者也有財則爲之矣前以三鼎死且易簣可謂不求飽且安乎此不得不可以爲悅者也使其從大夫之後斯爲之矣然則聖賢所以過人者安在謂聖賢有求安求飽之心則不可也敏非欲速之謂聖人非欲速者也敏非進取之謂進取乃狂者之所爲夫欲速與進取聖人既不爲及至衆人無欲速則有遲鈍不及事之累不入於狂則有不忘其初之患於斯兩者之間其惟敏乎慎非簡默之謂言及之而言豈可簡邪豈可默邪慎非囁嚅之謂與上大夫言而閤閤在朝廷而便便正欲其厲也言及之而言言而且厲可謂慎乎既一出於口何慎之有捨是數者之外可以求慎言之理矣然而難

言也就有道而正焉非篤意於美身為切問近思之學者不能如此也蓋倚聖人之門墻說異言從法言者豈少哉此未可謂就有道而正焉者未得之欲罷不能及聞之語而不惰既得之拳拳服膺而勿失其惟顏氏之子乎有能從事於茲數者蓋亦考其用心考其行事果何求哉非好學而何當之捨顏氏之子不可以語此矣當知自孟子以後無復髣髴於此矣 又曰敏是得理之速明理而行不期而速非是手忙脚亂

楊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夫食而求飽居而求安亦常人之情也雖賢者蓋有不敢不飽者如亥唐是也君子何容心哉隨所遇而已而志在於求飽與安則違是遠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學者學此者也又能敏事而慎言則內外進矣然不知就有道而正焉則敏慎或失於狂簡不知所裁亦未足為好學也

侯曰貪欲飽也求飽則志於飽居欲安也求安則志於安志於飽志於安非學者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事不可不敏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言不可不慎也學欲詣理就有道而正焉求所以詣理而自信也苟如是非好學而何無字非禁止之辭與不字不同

尹曰君子之學如此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者未免有差如楊墨者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

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明道曰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能又曰貧不怨則諂諂尤甚於怨蓋守不固而有所爲也

伊川解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能處其分也樂與好禮能自修也切磋琢磨自修各以其道也告之以樂與好禮而知自修之道知來者也

范曰切磋者道學也琢磨者自修也貧而樂非志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者非自修者不能也子貢外有餘而內不足故以貧無諂富無驕爲問蓋心所謂善矣夫子進之而其知又足以知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其自知亦明矣

呂曰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夫士苟能守其恆心雖死生之際可以無變况貧富之間哉有玉於斯使之成器必切磋琢磨之工不同而玉質未嘗變也士之處於貧富亦猶是也貧則以道自樂富則以禮自好皆欲吾身之入於善雖貧富之異而吾心未嘗動也若夫無諂無驕則其心亦有動矣此孔子所以謂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爲美也

謝曰此一節論質美者當學以成之也貧而無諂者無諂於人也富而無驕者無驕於人也此物我相對之稱也貧而樂貧而自樂也富而好禮富而自好禮者也有人亦何與於我哉蓋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至於蹴爾而與之乞人之不屑及其嗟來雖謝也有所弗食若斯人也何嘗諂於人哉觀其狷介之志何時而能樂邪此貧而無諂直異於貧而樂也富者怨之府儻知所以損怨之術亦何敢驕於人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能知所以守富之術亦何敢驕於人然其自愛之心未免乎吝也若斯人者亦何時而中禮邪此富而無驕與富而好禮直不同也子貢聞一以知二者也舉一隅而能以三隅反者也故知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

義如切如磋問學也如琢如磨成德也語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知問學成德之事善乎子貢之達也嗚呼其亦異高叟之爲詩矣

楊曰貧而樂非有道學不能也富而好禮非知自修不能也故子貢以切磋琢磨言之其知來矣所謂聞一知二者有見於斯歟

尹曰貧能無諂富能無驕安分而已至於貧而樂富而好禮非自修者不能也切磋琢磨自修之謂也告以樂與好禮而能知自修之道告往知來者也賜也能以意逆志而得之故曰可與言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范曰學以爲己非求人知也故不患人不己知然道積

於中則德見乎外未有不知者也若已不知人則賢者不得以爲師善者不得以爲友何以進其德矣故人

有能而已不知君子之所患也

呂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知人知也君子之學自充其知爾若人之不知則亦有命而已矣孟子曰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

謝曰天下之理自下視高則難自高視下則易如七
子知夫子則難夫子知七十子則易人之所以相知何
有不然者大人之視小人如見肺肝小人而窺君子莫
見畛域以是觀之知人者爲大乎人知者爲大乎盍亦
急於知人乎急於人知乎此學者之患也

楊曰君子求爲可知而已人知不知無以加損焉何患

之有不知人則誠邪淫遁之辭足以妨道而亂德其爲
患也孰甚

侯曰知人明哲之事非學造精微者不能故君子所患
者患學不造理識不明達爾人之不已知非所患也雖
然已旣明哲而知人矣豈有人不知哉

尹曰君子求在我者也故不患人之不已知其不知人
者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一下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伊川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橫渠曰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范曰人君欲天下之歸已則莫若務德而已為政以德
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如北辰之居其所而
眾星拱之是故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
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也
呂曰為政以德自治之道備則不求於民而民歸之故
大人之政正已而已
謝曰北辰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所建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一下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伊川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橫渠曰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范曰人君欲天下之歸已則莫若務德而已為政以德
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如北辰之居其所而
眾星拱之是故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
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也

呂曰為政以德自治之道備則不求於民而民歸之故
大人之政正已而已

謝曰北辰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所建

周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於此見無爲而爲矣故爲政以德者如之學以成已政以成物雖有內外之殊及其時措之宜則一也以德爲政者特推吾所有與民由之而已故在我則不勞在人則易從苟爲不爾將弊弊然以物爲事而後能使民從已者則是居陋巷積仁義之君子一旦中天下而立未必能爲禹稷之事也親其親長其長未必能平天下也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語未必信也

楊曰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故譬如北辰辰極星也居中故謂之極中而不遷故謂之辰

尹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無爲而治人之歸之如衆

星之共北辰爲政苟不以德則人不附且勞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 又曰蔽當也詩三百篇惟思無邪一言以當之

范曰詩之義主於正已而已故一言可以蔽之思無邪是也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又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謝曰詩者民之情性之正出於先王之澤先王之澤旣熄而詩遂亡其流出於楚漢猶有屈宋蘇李魏晉齊梁之間猶有鮑謝曹劉孰謂當春秋之時而遽亡邪蓋求其止乎禮義則無也止乎禮義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

能則愆無邪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亦將以考其情性非特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并與其澁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訖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貽伊阻役行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聖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愁憂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可以邪心讀之乎

之 或問蘇子瞻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如何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禮義也其所思無邪而已

尹曰詩三百篇雖美惡怨刺之不同其旨則可一言以蔽之曰詩無邪而已夫子旣刪之止乎禮義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非正奚可哉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伊川曰格至也至於善 又曰有恥且格此謂庶民士則行已有恥不待上之命而然

范曰政者法度之事也以法度率人而齊之以刑則苟免而無恥無恥則無所不至犯上作亂者有之矣刑政之不足恃也如此若夫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道之以禮樂示之以好惡皆道德齊禮之事也

呂曰知本末先後然後可以言治矣德禮者所以治內刑政者所以治外治內者先格人之非心使之可以爲君子則政足以不煩刑足以不用也乃若一切任治外之法則民將失其本心不知有德禮之美冒犯不義無

所不作雖有格者畏罪而已 又曰德禮者先王之所

以治內而刑政所以治外治內之教行則人皆可以爲君子雖有政刑非先務也治外之法行則不知爲善之美雖有本心無從發也故政刑之用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強者革此之謂失其本心

謝曰道所以勸之齊所以率之政與德爲先後刑與禮爲表裏以欲善其心故有德禮欲以正其身故有刑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雖刑措可也雖無德與禮而刑政猶存焉故傷人倫之廢至於并與刑政而亾故哀刑政之苛人倫廢則君子至於犯義刑政苛則小人至於犯刑君子犯義是以無恥而苟免者多况於小人乎 湯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知遠罪而已故免而無

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有恥
且格夫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先王非不
用刑政也書曰德爲善政則以德爲政也伯夷降典折
民爲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茲其
所以不悖歟

侯曰道治也以政治之以刑齊之霸者之事非有以教
之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教之也教之則民日遷善
而化矣王者之政也故有恥且格

尹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無教化矣民雖苟免而無
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教化存焉所以有恥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伊川解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言已亦由學而至
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
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縱心則不勉
而中矣 又語錄曰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自十五以往
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
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知百耳順心通也
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
耳順者聞言而喻無所不通七十縱心然後至於命
又曰孔子之學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有
聖人未必然亦直且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不
可差次須是成章乃達 又曰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

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
順耳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
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
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橫渠曰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
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
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
息不勉從容中道 又曰常人之學日益而莫自知也
仲尼行著習祭異於它人故自十五至七十化而知裁
其進德之盛者歟 又曰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
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我固必然後範圍天
地之化縱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又

曰縱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
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故曰吾衰也久矣

范曰聖人生而知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所異於人
也自十五始志於學至七十而縱心所欲此與人同者
也三十而立者既壯矣非禮無以立立於禮者三十之
事也四十而天下之理得矣不惑者孟子所謂不動心
者也五十而學易窮理盡性故知天命六十而耳順者
耳之所聽無非道也七十而縱心所欲惟不踰矩也是
以能縱之夫血氣有衰而志氣無衰舜耄期倦於勤者
其血氣衰也志氣塞於天地者也無時而衰七十而從
心所欲所以養血氣也君子困以致命遂志而老則縱
心所欲皆所以一其德也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又曰予

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此舜之所欲也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所欲也及夫時
不用道不行則定禮樂修春秋此縱心所欲之大者也
蓋自七十以下未與於此若其踰矩則何以爲法乎
呂曰信有諸已故志於學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故立酬酢萬變用無不利故不惑六十心知
之虛通貫乎全體至七十然後化

謝曰此一節論道之精粗無二時熟與不熟有差別耳
雖始於學亦可以見聖人生而知之也生而知之特聖
人之不居也譬如飲食焉始則知其可嗜已而加烹飪
焉已而設匕箸焉已而可於口已而飽飫厭足已而知
嗜好與滋味兩相忘矣雖始終不同何嘗有二物哉志

於學志於是也不踰矩不踰於是也亦豈有二理哉於
其間有所謂立則物莫能搖奪而正固矣有所謂不惑
則規畫物理而無疑矣有所謂知天命則知理之所自
來性之所自出與之無間矣有所謂耳順則內外兩忘
矣至於此則酬酢事物之變雖欲加意焉不可得而益
雖欲不加意焉不可得而損心雖未嘗放而非出於收
心雖未嘗息然亦未嘗無息也未嘗無息故有所欲未
嘗放故不踰矩聖人於成童時已知有此理有志焉者
知其學而後可以安且樂也若見道不明決無志學之
理未知以學爲事決無可立之理未能立決無不惑之
理心且不盡性且不知豈有知天命者乎不知天命則
與道爲二決無耳順之理然則不志於學者舉廢之矣

或乃以謂聖人縱心之妙不學而能益見其狂且妄也
今去聖人既遠所以知道入德爲尤難蓋非知高明之
難而志乎學爲難也今天下之士視聖人志學之事特
以爲淺近又豈知何害其爲生知乎何害其爲安行乎
聖人之於生知豈物物而知之聖人之於安行豈物物
而安之有所未知亦當學而知之有所未安亦當學而
安之下學而上達正如是爾學者儻能離經辨志親師
擇友決知中道而不反決知不爲外物搖奪決知不爲
異端誘怵始可以當志學之名始可以知聖人爲童子
時也是可不謂難矣乎未能如此雖曰志乎學吾必謂
之未也

楊曰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自十五志學積至於七

十則終乎爲聖人矣縱心而所欲不踰矩則從容中道
無事乎操也楊子曰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非知
聖人者也夫以孔子之聖其學不待十年而一進而其
言若此者所謂以身教也不以聖哲自居庶乎學者知
此則可勉而漸進也 又曰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其
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身爲天下法故言
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縱心故未達一間者也 又曰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
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
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人亦必曰然
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又曰

論語精義卷一
八
得之不得爲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皆能知孔子必至
五十而後知邪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

尹曰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也知命窮理
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縱心則不勉而中也孔子生
而知之者而言十五至於七十成德之序如此其亦勉
進學者不躐等之闕孟子曰盈科而後進不成章不達亦
此意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
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

范曰學記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孔子告以無違而孟

懿子不能復問則將以不違君父之命爲孝此不可不
告也故因樊遲御以告之孟氏魯之世臣其事君不以
禮多矣其孝宜盡此三者而已故告之如此

呂曰孝者仁之出也不以仁之道事親謂之孝可乎孟
懿子於魯列於三家而與逐昭公其不仁甚矣親之生
也以卿之祿不足養而竊君之祿其沒也以卿之禮不
足以奉喪祭而僭君之禮雖曰厚其親而非孝也故孔
子因其問孝而對以無違夫能無違於禮豈特孝而已
哉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

尹曰孟懿子問孝答以無違懿子不能復問故因樊遲
御而告之孟氏之於魯事君不以禮者多矣則其於事
親可知矣故戒之以禮苟能盡此三者以事其親足以

爲孝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范曰孟武伯弱公室而強私家所以得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告之如此父母唯其疾之憂不憂其爲不義也不孝則災及其親子能不爲父母之憂則可謂孝矣

尹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疾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此疑非義而遺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范曰此教弟子以孝也故其言明而切犬馬皆能有養

於人若不敬無以異於犬馬故養親以敬爲大孝經曰居則致其敬則孝以敬爲先也

尹曰犬馬能養而不能敬人之養親苟不能敬無以異乎犬馬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伊川曰對孟懿子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也又曰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其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况

餘人乎

范曰色難者養親之志爲難也能養其志則能承其色矣勞事則代長者酒食則先長者此所謂養口體也足以爲孝

呂曰色難養志者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養口體者也 又曰色難先意承志之謂

謝曰四人問孝不同聖人語之各異要之非不同也蓋親天也不以事天之道事其親者不足以爲孝子聖人之言天也一言不足以該徧天理不足以爲聖言既謂之天理矣何淺淡之有哉樊遲游夏雖不在寢疑三桓子孫非志於聖學者然其言有及於孝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聖人對之舍性與天道又烏得而言哉何謂性與

天道則愛敬是也生事之以禮舍愛敬則不能也父母唯其疾之憂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愛也不如犬馬皆能有養而不敬也然則愛敬非生事之以禮乎生事之以禮聖賢語之詳矣今不復道死葬之以禮非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必誠信可矣祭之以禮非謂備九州之美味也知不以仁者之粟祀其親必不享也則以仁者之粟祀其親豈非以禮乎何謂禮順理之謂也順理則無違矣樊遲非茫然不知此有問於聖人者特欲質其目而已父母唯其疾之憂父母之愛其子無所不至惟其愛之是以憂之也以苟訾取危是所憂也以苟笑取辱是所憂也而况於好勇鬪狠乎苟不念此則親之不忘我者有矣我之所以不忘親者未之有也

豈非不孝豈非不順理不順理豈非違也違則豈知生
事之以禮哉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此言愛而不敬也禽荒者愛犬乘肥者
愛馬與好好色同亦愛之之至也故特以犬馬語之愛
其親而不敬猶不足以爲孝信乎事親之猶事天也色
難此非苟於從父之令悅其顏色而已至於有過則下
氣怡色以諫之諫而不聽則號泣以隨之至於先意承
志喻父母於道皆恐傷其色有事弟子服其勞必欲躬
致其勞也有酒食先生饌欲將徹必請所與也
楊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
孟懿子蓋得之而有財者故告之如此夫無財不可以
爲悅則人子之於其親生事葬祭蓋有不得盡其禮者

然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雖啜菽飲水足以盡歡矣以
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雖斂手足形爲不薄矣以其所以
祭祭之至也雖澗溪沼沚之毛足以盡誠敬矣反是皆
違也仲孫謚武非有柔嘉之德也故以父母唯其疾之
憂告之使無陵犯取禍以貽親憂也子游子夏皆在文
學之科蓋多文之士也至敬無文故以敬養色難告之
欲其知本之爲貴也故孝子之有淡愛者必有和氣有和
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
事親也所謂色難者如是
尹曰色難謂承順顏色爲難若曾子養志是也先生父
兄也服勞具食若曾元養口體是也曾是以爲孝乎言
養口體未得爲孝也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伊川曰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悅故如愚退而省其私所自得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或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中心亦足以開發也蓋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也如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便理會得曰唯若其他門人便須辯問也 又曰孔子門人少有會問者只有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范曰顏子之性幾於聖人於夫子之言無所不悅默識而心通不疑故不問不問故無辨終日不違如愚而已及其退而與門人言則門人之於回不能如回之於夫子也故有問而回之所應亦足以發此所以知其不愚也

於夫子則如愚於其私則不愚此顏子所以爲不可及也

謝曰聖人之教雖多術然莫善於答問孟子嘗曰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蓋言入心通最爲親且切也然苟不至於不違之地則與亡則書無以異也 疑此顏子所以獨爲好學所謂不違者蓋聲聞相通雖以耳聽而實以神受也顏子於聖學之外無一毫私意畱於視聽言動之間拳拳焉孜孜焉其好篤其心虛想起觀聖人之形容猶將有得况於聞聖人之言乎則其不違也必矣所謂退而省其私然後知回也不愚聖人之意蓋不如此聖人於眉睫之間察顏子之形容已知其不愚矣爲此言者特以是證聖人察顏子之詳非真實之言也

楊曰默而識之故如愚然孔子謂吾與回言終日則非止一二也是書所載顏淵之言無幾則孔子所與回言羣弟子有不得而聞者矣非聖人之教人凌節而施也蓋如此

侯曰顏子具體而微去聖人特未化耳故聞聖人之言默識而心通無所不悅所以終日不違如愚顏然其順也夫子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聖人固已知其不愚矣云爾者有以發門人之進也

尹曰回之學默識心通何事於問辨其於孔子之言無所不悅故曰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明其道所以爲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明道曰所以所爲也所由所從也所安所處也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伊川曰以用也所爲也由所從之道也所安志意之所安所存也 又曰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

范曰視其所以者知其用心之邪正也觀其所由者考其所行之歸趣也察其所安者究其所處之是非也以此三者取人無所匿其情矣夫達視之謂觀詳視之謂察夫在已者未至則在人者亦難知君子知已然後知人三者知人之常道也若夫大佞之似大賢大姦之似大忠則雖帝堯亦以知之爲難苟以爲難則易將至矣

論語精義卷一
十四
豈可不以堯難之爲法乎

呂曰所以今所自 所由昔所經由所安卒所歸宿
謝曰視其所以視其行事也觀其所由觀其動作也察
其所安察其情性也君子小人雖行事不同然豈有無
因而然者必有以也視其所以則可以觀其識君子小
人動作雖不同然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故道
有君子小人其所由則一也於此則可以見人之德君
子而不仁者有矣然而所安者仁小人何嘗一日不在
於善然而所安者利要其久則可以知其所安矣於此
可以察人之誠視其所以以視其變事也觀其所由觀
其常事也察其所安要之以久也所以在小人猶可以
息慮爲亦可以勉強至至於所由則動作態度之間難

乎勉強也至其所安則顏色之間必有發見者尤所難
勉強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必見於
外也然非有德者不能以此道觀人故惟君子視小人
如見其肺肝也後世爲九證十二流之別其源亦出於
此然豈如聖人爲簡且易也

楊曰春秋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苟無濟用之才則不
能以也人之所由有邪正所至有遠近視其所以則知
其才觀其所由則知其行察其所安則知其至夫如是
尚能度乎哉

尹曰視其所以者知其用心之邪正觀其所由者考其
所由之嚮背察其所安者究其所處之是非則人之情
何所匿哉重言之者深明其不可匿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伊川解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又語錄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只此一事可師矣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橫渠曰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息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聞見而察來皆其義也

范曰溫故而知新者進德修業而不已也師者人之所取以爲益也未有不自益而能益人者也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亡也楊雄曰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若此則可以爲師矣

呂曰師尚多聞故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

謝曰新故之相因特事變之不同然自一德者觀之莫知其異也溫故而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故與新非二致也在溫故不害其爲知新則知新非進取之謂在知新不害其爲溫故則溫故非不忘其初之謂能溫故知新豈徇物踐迹者之所爲乎故可以爲師矣與記問之學豈可同日而語哉

楊曰溫故則月無忘其所能知新則日知其所亡子夏以爲好學而夫子以爲可以爲師矣此書所謂惟教學半也

尹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

子曰君子不器

伊川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
范曰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以道為本故
不入於形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通其變者也故舟不
可以行陸車不可以行水大德則工小德則器工者所
以制器也夫子之門人唯顏淵冉伯牛仲弓不可以器
名之自子貢以下皆器也夫子之教人志其大者遠者
而忘其小者近者故曰君子不器
游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體夫道
者也故不器不器則能圓能方能柔能剛非執方者所
與也
楊曰君子其猶規矩準繩乎方圓平直之所自出非一
器可名也

侯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故不器
尹曰車不可以行水舟不可以行陸器之於用也如此
君子無施而不可安得而器之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伊川解曰踐言則可信 又語錄曰子貢問君子孔子
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後可以為君子因子貢多
言而發之 又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
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
范曰君子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故必先行之而後
從之以言則言不浮行而皆有實矣子路有聞未之能
行惟恐有聞此君子之事也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
之艱故夫子以此告之

論語精義卷一
楊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從之不行其言則去之茲其爲君子與子貢在言語之科故告之以此

尹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顧行者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伊川解曰周爲徧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徧比小人徧比故不能周 又語錄曰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

范曰忠信爲周言其道之可以周徧也阿黨爲比言相比附而已君子唯忠信是與周焉者皆忠信也不患無黨於天下故周而不比小人唯己之私唯利之從故比而不周然君子於義亦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小人於不善亦周傳曰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君子

與小人晝夜陰陽相反而已

呂曰周者以至公交物比者以私意交物故周訓爲徧又爲忠信至公之交以忠信也

謝曰天下之善如仁智聖賢皆有主名特君子不可以一端論也君子之道四夫子所不居則謂之聖人亦可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則謂之賢人亦可要其所存所養蓋喻於義而不懷惠上達而非小知者也其所存養者如此試一想其爲人將何以目之乎其必謂之君子可也此等豈可以器名之乎其所有雖不言而可喻其所行固無徯吝之私以其不可以器名故曰不器顏閔於聖人之一體未必優於子夏子游子張然而具體也孟子於清和未必過於伯夷伊尹柳下惠然而不學

三子也知此者可以識不器之理矣以其不言而可喻故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行其言行其所言也而後從之言其所行也能至於德諧頑嚚雖不言而人皆知其為孝能讓千乘之國雖不言而人皆知其為廉則行至而言不至何害其為君子如不言而四時行亦何害其為天乎以其無係吝之私也故曰周而不比君子無私好也無私惡也無私惡則何所親無私好則無所不親如日月之光豈擇地而後照乎故為周而後可以不比也彼係情於濡沫之間謂惟予與汝者乃兒女之事壯士且不可為也而謂君子為之乎知此者可以知君子不比而周也

周
尹曰君子道大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伊川解曰學而不思則無得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

又語錄曰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無進故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又曰學原於息

范曰學以治之思以精之學而不思則無得於內故罔罔之言亡也思而不學則無得於外故殆殆之言危也博學而多識非不美也然不能息以索之則無以致其精故罔而無得也殫思研精以求微妙非不善也然不

能學以聚之則殆而不安或過乎中無以致其道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學而思則有得於內也學則有治思則有得則無罔殆之過也

呂曰學而不思如罔之無綱息而不學則不得其所安罔罔羅也殆危也不安也

謝曰知崇則德益崇下學則業益廣崇德而廣業雖非二體然自其內外不合者觀之不可以不兩進也思知之事也欲其崇學習之事也欲其卑能習矣而不能思以精之則有習矣而不察之病民不可使知之正謂是也知及之而不能學以聚之則有窮大而失其所居之蔽夫子語季路以六言六蔽正謂此矣

游曰多識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驗今者學也耳目不交

於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怠則知敬以直內而中有主學則知義以方外而外有正學而不思則所學者不能以爲己故罔罔者反求諸己而無實也思而不學則所息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應於事而不安也楊曰不思則無以自得故罔不學則居之不安故殆尹曰學而不思則罔然無所得力索而不學則勞而無所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伊川解曰攻乎異端則害於正

范曰攻者專治之也故木石金玉之工皆曰攻楊雄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之異端則曲而不通諸聖者也若楊朱墨翟是已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豈不害哉

人君之學苟不由堯舜文武周孔之道皆異端也

呂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敝而已

謝曰憲於小成暗於大理皆所謂異端然當定哀之時去先王猶近故其失亦未遠姑存之則未甚害也欲攻之則無徵無徵則弗信弗信則民弗從其爲害也莫大焉恐其不免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也故夫子於怪力亂神特不語而已無事於攻也彼有一識吾之門墻能以善意從我則其於異端豈待吾言而判哉若孟子之於楊墨不得不辨則異乎此

楊曰異端之學歸斯受之可也如追放豚則害矣

尹曰適堯舜文王爲正道非堯舜文王爲他道君子正

而不它苟攻乎異端則害於政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伊川解曰人苟恥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也以爲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

范曰仲由好勇勇於學則將強其所不知以爲知小其所知以爲不知故莫若必由其誠則是知也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凡人莫不有此患有諸已而必信者鮮矣豈獨由也哉

謝曰子路勇於學者也彼其閑於死生之際蓋有大過人者然舍故態而遊夫子之門其爲功不過數年之間若是其速則於道豈無強探力取之蔽乎故特語之以此知之爲知之可以知不可以不知者也不知爲不知

論語精義卷一
不可知不必知者也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在衆人則以爲不可知者矣然而在學者苟不知此豈非闕歟千歲之遠六合之外則衆人有以不知爲愧者矣在學者儻不知此則亦何害於道如此者蓋非可以一言盡也儻能別識於此亦可謂知所存心矣亦可謂能克是非之心矣故曰是知也

楊曰以不知爲知豈知也哉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不知爲知也故語之如此

尹曰仲由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孔子誨之以此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伊川解曰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君子行已能慎得祿之道也 又語錄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祿在其中矣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淵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祿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于祿者也 又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所以告子張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然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橫渠曰歸罪爲尤罪已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行寡悔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又曰聞而不

論語精義卷一 下 二
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
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耳
范曰夫子之門人顏淵閔子騫皆不仕於大夫漆雕開
亦不欲仕也子張以仕爲急故學于祿而夫子告以慎
其言行修天爵而人爵從之矣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故
曰祿在其中矣苟能修身亦不廢其干祿也

呂曰疑者所未達殆者所未安

謝曰此子張以干祿之學問於夫子而夫子語之以干
祿之道也或得之於往訓或得之於益友皆所謂聞也
彼豈欺我哉然未能安於吾心皆所謂疑疑則勿言可
也見非目見之見乃識見之見見之不疑然後行之不
疑於見有所未安者不行可也聞疑而言見殆而行人

雖不我罪我獨於心無慊乎尤非人尤之乃自尤也多
聞闕疑可以無慎又曰慎言其餘多見闕殆可以無慎
又曰慎行其餘此皆有濇意其惟近思者可以得之乎
能至於此非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也
若汝如此天下不用善則已用善則人其舍汝乎無天
理則已有天理則神之聽之其舍汝乎此所以有必得
祿之道也

游曰行於已而爲行故慎行則寡悔悔在心也應於物
而有言故慎言則寡尤尤在事也易之言無悔者本諸
心也故於行已者言寡悔言無尤者涉於事也故於應
物者言寡尤咸同人復大壯無悔賁鼎蹇旅大畜無尤
非謂言可以有悔已

詩言精義卷一
二十一
楊曰聞見之多則知之未必盡也不能無疑殆疑而言之殆而行之不知闕其疑殆而慎其餘則不無尤悔矣積尤悔之多則身之不能保何祿之干乎然學於聖人之門而問于祿宜非所學也故孔子以言行寡尤悔告之所以長善而救其失使知其求焉耳詩曰于祿豈第蓋是義也然子張孔子以爲狂士則多聞見而不能闕其疑殆蓋有之矣故其告之如此

尹曰臣聞歸罪爲尤罪已爲悔多聞而闕其所疑者寡尤之道也多見而闕其不安者寡悔之道也子張以仕爲急故夫子告以慎乎言行修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能慎言行則祿在其中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伊川解曰舉錯得義則民心服

范曰爲國之道唯患乎枉直之不察是非之不辨也舉君子而錯小人則民服矣舉小人而錯君子則民不服矣

謝曰天下之道二枉直而已天下之情二好惡而已奸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順其所好人之所以服也逆其所好人之所以去也然則爲天下國家之道特在於舉錯之間而已故舉錯則同治亂則異然自古治日少而亂日多彼其心豈固欲舉枉錯直以拂天下之心哉蓋無道以照之則自以爲直自以爲枉者亦多矣
楊曰舉錯當人心則服矣

尹曰舉錯得義則民心服也必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范曰季康子不能正身而欲民敬不能孝慈而欲民忠不舉善而教不能而欲民勸不可得也夫子於君大夫之間未嘗不以正對者急於民也

呂曰既孝且慈上下交盡此所以使民忠也又曰孝以盡乎內慈以盡乎外交盡忠之本也故可使民忠

謝曰敬忠以勸雖三代之民何以加此如季氏者亦豈知此道真可以為天下國家也彼其所問蓋故家遺俗之所傳耳三者皆情性所有豈可以強為乎敬無體也惟莊可以聚之忠固有也惟孝慈可以居之勸非強勉

也使知善之為善蓋有不待詔而從之輕矣此三者皆不可以偽為善學者雖以此自養可也民雖不可使知之其能不出於此道乎然則所謂成已成物有二致不可矣後世徒以法度繩墨糾持人心者亦多見其術之疎矣

楊曰有戲慢之色則人易之故臨之以莊則敬孝以身先之慈以子畜之則人知親上矣善者舉之不能者教之則人樂於為善矣故勸

侯曰莊非敬也臨之以莊孰不敬哉孝慈非忠也孝於親而慈於下孰不為忠哉善者舉而用之不能者矜而教之孰不勸哉雖堯舜之政不出於斯而已

尹曰欲使民敬當臨之以莊欲使民忠當先孝慈欲使

論語精義卷一
二十一
民勸當舉善而教不能未有不自已出而能化人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伊川解曰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則能施於有
政

范曰政者正也正身而已未有不正身而可以正家不
正家而可以正國者也故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施之於
家而有政是亦爲政矣豈必在位乃爲政哉

謝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猶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此
一家之政也一國能如此一國之政也天下能如此天
下之政也豈有二道哉同是道也一人用之不見其聚
而多天下皆用之不見其分而少天下皆亂而已獨治

在獨善者處之不害爲大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任
重者處之猶以爲不足然則論政者果有物我之限哉
謂孝乎惟友于兄弟未足爲政豈知道者之言乎

楊曰爲政者自家推之國而已此爲政之本也夫子之
於是邦也必聞其政至於爲政則有不得而與焉以行
示之而已是亦爲政也故其言如此

侯曰爲仁自孝弟始推孝弟之順施於有政則天下可
以平何必民人社稷而後爲政哉聖人言而世爲天下
法動而世爲天下則行而世爲天下道其爲政孰禦焉
尹曰政者正也正身而已所以施於天下國家者其爲
道一也故孝友之施于家是亦爲政奚必在位乃爲政
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范曰車無輓軌則跬步不能進也無信則不可行於州閭鄉黨而况其遠乎故兵食可去信不可去匹夫不信猶不知其可而况於為天下國家無信其可行乎

謝曰有諸已之謂信人而無信則無諸已矣孔孟論信如此然自不學者觀之亦莫知所謂有者有何物也亦莫知所謂無者無何物也今且以形性之近論之聖人倫之至雖不可以信言然自其因性言之亦可謂有是性自其踐形言之自可謂有是形聖人固如此然眾亦豈能舍是性亦何嘗離是形何以謂之無也曰視之不見與無目同聽之不聞與無耳同則雖謂之無是形

何不可之有當其操欲害人之心則幾於無惻隱當其懷穿窬之心則幾於無羞惡則雖謂之無是性亦何不可之有天與之而已不能有之以至於此求其有以異於遊魂為變者已希尚可以謂之人乎世蓋有魍魎之論惟斯人可以當之以言其非有非無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取譬實不遠矣

游曰人而無信以輓軌為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無信則中無所主矣以之為仁則蹙躄而已以之為義則蹉跎而已為智則誣為禮則偽無所施而可也輓軌大車小車所恃以行者也而有信則大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輪輿雖備而無輓軌則有車之名而無運行之實人而無信則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故其喻如此
楊曰車無輓輒則無以引重而致遠人之於信猶是也
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
行舍是則不行於州里况天下乎
侯曰信者有諸已也信於仁則爲仁信於義則爲義信
於禮則爲禮信於智則不鑿不信則無此四者罔人而
已猶大車之無輓小車之無輒可行之哉輓輒車待以
行者也
尹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者轅端橫水縛輒以駕
牛者也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輒者謂轅端上曲鈎衡
以駕馬者也人而無信如大車無輓小車無輒言不可
行也如是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伊川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默觀得者
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
備只爲時也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
來者沒事又非聖人知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 又
曰禮時爲大須當有損益夏商所因損益可知則能繼
周者亦必有所損益如云行夏之時之類可從則從之
又曰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
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
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
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

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爲曠蕩尚浮虛而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正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萬目亦未甚舉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范曰夏商之禮皆聖人之所作也然而商周繼之必有損益焉所以適時之宜也其或繼周者亦必有所損

益可知也三代之禮至周而備後世雖有作者亦無以加矣故孔子曰吾從周雖有損益亦不出乎三代而已楊雄曰繼周者未欲太平如欲太平舍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

呂曰按殷周已見之迹知理執之必然故可以推知百世

謝曰子張之意以謂遠必有以驗乎近亦可謂窮理之言也然意則有盡故聖人不以爲然亦不以爲不然直暢之以已意而已聖人之意如何以謂在我之前者既以考諸三王而不謬在我之後者又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因革損益之理出於窮則變而與民宜之謂纂紂之餘一無可因革紹堯之後一無可損益視其

論語精義卷一 下 二十九
理之所在何如耳於此可以見三王之用心矣此聖人於因革損益之理可知也繼周者或有以聖繼聖者乎不可得而知也或有以暴易暴者乎不可得而知也其知所以損益乎不可得而知也其唯可以證諸庶民可以驗諸鬼神者雖百世之遠有聖人作其必同乎此其可知也

楊曰三代之禮相因而已非盡革也因時損益救其偏弊而已後之繼周者無以易此故雖百世可知也觀孔子對顏淵爲邦之問其損益之理可知也

侯曰損過益不及雖百世可知也奚止十世哉三代之損益不越斯而已

尹曰臣聞三王之禮不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方備皆因時損益而然也推之則商因於夏周因於商從可知矣後世若能知損益之道雖百世亦由是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伊川解曰不當祭而祭之諂乎鬼神也時多非禮之祀人情狃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耳

范曰非其鬼而祭之則是非所事而事之也見義不爲者所當爲而不爲也夫可爲而不爲與不可爲而爲其失則均故祭非其鬼者爲諂見義而不爲是無勇也呂曰諂生於過無勇生於不及也推是二端以明過與不及之害

謝曰此一段立義雖異而意則相循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惟仁智之合者

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若夫不知不仁者不足以與此亦豈知鬼有不神者乎而又當政教失禮義廢之時則非所祭而祭之者宜其紛如也聖人於此時欲驟而語之則無證欲秩之以禮則無位其憂淡息遠之所爲以謂儻能知所祭而祭之則鬼神之禮未爲不明於天下也祀典猶不喪也蓋鬼神之理不明於天下原於非所祭而祭之此其所以祈於不諂焉知諂爲可恥而又能勇於不爲庶乎經正矣故繼之以見義不爲無勇也仁且不武蓋有如公子家者則知及之而勇不能行者蓋有矣然此之所謂見亦豈真所

謂見哉使其如見所好則豈不能如父母之愛赤子使其如見所讐則豈不能如鷹鷂之逐鳥雀謂不能爲吾不信也恂恂仁者有如吳祐而能抗跋扈之威此可見矣又况於自反而縮者乎

楊曰非享親報本皆祭非其鬼也徼福於非其鬼非諂而何夫氣集義所生也見義不爲其氣餒矣焉得勇尹曰臣聞師程頤曰不當祭而祭之諂於鬼神也時多非禮之祀人情狃於習俗知義之不可而不能止蓋無勇耳

尹曰舞於禮有數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陪臣而僭天子亂莫甚焉忍爲是則何所不能爲也孔子爲政禮樂在所先季氏之罪不容於誅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伊川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於此著之范曰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於大廟非使魯君亦得而用之也周衰魯僭竊取而用之習以爲常三家僭其君故至於用天子之禮其所由來蓋有漸矣夫子力未能誅也則正言之而已

謝曰此一節聖人所傷意不在於僭禮樂特論小人無忌憚也無忌憚則不仁不知何所不至八佾舞於庭不仁者之所爲以雍徹不知者之所爲雍徹義也容有不佾八佾數也豈有不察於汝安乎亦可謂忍矣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如負芒刺不忍故也而季氏則忍矣推此心以往則弑父與君何所憚而不爲故曰孰不可忍也豈非不仁者之所爲樂之歌非取其聲取其義也義與事稱則名辨而實喻義不稱事則亦何以歌爲哉三家者盍自省其亦有穆穆之容乎其亦有相予祀事之辟公乎有此則可以雍徹矣無是事而雍徹辟如猿狙衣以周公之服人不謂之周公鳴鳩傳以冲天之翼人不謂之焦明也故曰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

儻知此理則奚官以雍徹乎豈非不知者之所爲邪
楊曰舞用八佾祭以雍徹天子之禮也而禮之於上下
猶冠履之不可易也納冠於足其可乎舞八佾於季氏
之庭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歌於三家之堂則甚夫納冠
於足也雖庸人孺子亦知其不可而季氏三家忍爲之
則肆爲逆亂無不可忍者其爲不仁甚矣所謂人而不
仁如禮樂何者斯之謂歟

尹曰三家之僭以雍徹祭雍之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三家之堂何有於此其無忌憚也如是故并其辭而
記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伊川解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范曰仁者愛人必能自愛其身事得其序謂之有禮得
其和謂之有樂惟仁者外有其序內有其和則無不慊
乎吾心矣不仁之人不愛其身而由於不正則無禮樂
故曰如禮樂何若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謂之有序
有和可乎八佾天子之舞也雍天子之詩也雖僭之而
禮樂明甚人末如之何然則禮樂不可僭而人自僭也
呂曰禮樂之情皆出於仁不用禮樂則已如用之則不
仁之人何所措手足乎

謝曰禮者履此者也知此則知禮矣樂者樂此者也知
此則知樂矣未能造次顛沛由是以何爲此故曰如
禮何未能不憂以何爲此故曰如樂何造次顛沛由於
是非仁不能也則仁亦足以備禮矣不憂非仁不能也

則仁亦足以敦樂矣捨表不可求影捨源不可求委則禮樂決非不仁而能也

游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以事父必不孝其如父子之禮何以事君必不忠其如君臣之禮何在宗廟之中上下同聽之而和敬彼且不敬其如宗廟之樂何在族黨之中長幼同聽之而和順彼且不順其如族黨之樂何是其爲禮也必僞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豈足以治躬其爲樂必淫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豈足以治心

楊曰先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故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不仁之人其如禮樂何

尹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皆正理也仁者天下之正理夫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矣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伊川解曰飾過則失實故寧儉喪主於哀故寧戚 又

語錄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

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

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言儉近本也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又曰奢自文生文之過

則爲奢不足則爲儉文者稱實而爲飾文對實已爲兩

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爲禮

之本又曰華多者少實故禮與其奢也寧儉

范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

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

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
曰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足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
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
知本則能隆禮故大其問

謝曰當定哀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人之目見耳聞朝
夕從事於禮者猶不異於先王之文也所以異者特文
至而實不至耳文至而實不至斯有勉強不誠之弊林
放獨能於頽波之中習矣而察也問禮之本豈不曰先
王之意至於如是而已乎蓋不如此聖人之於禮不求
之人而求之天下稽之度數而稽之性情又不如老莊
之徒徒識其末節遂以爲忠信之薄厭棄而絕滅之故
嘉其問而語其故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論至理則過猶不及論品節則質爲近道儉與戚去性
爲未遠奢與易流於情矣此洪荒之世所以猶愈於文
滅質之時也晏子於禮嘗過儉矣與難於爲上之大夫
所得孰多曾子之執喪嘗過戚矣與朝祥而暮歌所得
孰多知此則三千三百之儀其致一也

楊曰禮始諸飲食故污樽而坏飲爲簠簋籩豆鬯爵之
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徑情而直行爲
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
方以文滅質而林放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而告之以
此

尹曰文勝則奢質勝則儉當是時也禮有文勝之弊林
放問其本孔子所以大之故曰與其奢也寧儉儉非中

然近於本也喪以哀爲實故與其易也寧戚亦近本之意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伊川解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無上下之分也 又語錄曰歎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又曰此孔子言當世大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范曰天地定位而有君臣所貴乎君臣者有上下而禮義有所措也夷狄雖有君而無禮無義故不如諸夏之亡夫非禮無以爲國有國而無禮則亡爲愈若諸夏而無禮則又夷狄之不如也

呂曰所貴於諸夏者禮義存焉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

下不亂者蓋有禮義以維之此夷狄所以不可也

謝曰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哉夷狄與中國一也至於論禮樂法度 政之所加 賦之所 此特其俗耳中國定哀之時陪臣執國命政在大夫禮樂法度誰其尸之安在其爲君臣之義也若夷狄之有君令之必聽毆之必從其有如是乎以是度之不如夷狄之有君也

楊曰陪臣用天子禮樂無君甚矣故言夷狄不如傷之也

尹曰孔子傷時之亂曰夷狄猶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非實亡有而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范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絕於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弗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謝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祖考此其禮之文非故爲等殺以別尊卑蓋有至理存焉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亦猶士庶人不敢以他人之祖禰而祭於已之宗廟也而况祭則受福非神福也乃自福也季氏之旅於泰山不過求福而已曾不知祭所當祭福猶不自外至况以陪臣旅於泰山乎泰山雖欲福之亦安得而福之此祭祀之本意也故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楊曰諸侯祭名山之在境內者則泰山魯所祭也季氏忍僭天子之禮樂矣况其國君乎旅泰山亦無足道者而孔子欲救之蓋當是時政之在季氏久矣非魯之君臣所能正也故欲正其小者爲之兆而已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方屯難之時膏澤不敷權移於下政非已出人君之屯也權移於下而欲驟正之取凶之道也故大貞凶小貞吉漸而正之也孔子欲救旅泰山者姑小貞之而已其後昭公卒至敗亡失此故也然祭其非所當祭則鬼神弗享矣林放猶能問禮之本况泰山乎言此又以大林放之問也然不以罪冉有蓋孔子以爲具臣矣故不以是望之也

侯曰泰山非季氏所當祭也僭侈爲甚故歎曰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

尹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季氏陪臣旅於泰山可謂僭矣冉有仕於季氏而不能救故孔子歎之謂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復受非禮之祭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伊川解曰射者正已而已非有爭也其爭也君子言君子其爭乎又語錄曰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豈有爭者也故曰其爭也君子又曰下而飲非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無此又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

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橫渠曰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又曰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范曰君子謙以自牧於人無所爭其於射則勇於正已故必求中強于正人故欲辭讓揖遜而升者先人後已也下而飲正已以率不正也正已以禮正人以義此君子所爭也

呂曰古之射禮勝飲不勝勝者之爭爭於辭爵不勝者之爭爭於自下故揖讓而升相爲讓而已下而飲非謂下堂止謂自貶下而自飲執弛弓說決拾皆自貶下之

義

謝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惟無所爭然後可以見君子惟射可以似君子已有善思與人同人有善若出諸已每相忘於至足之地何所事於爭乎方射之時揖遜而升揖遜而下揖遜而飲果何事於爭乎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至此則所謂君子其必我得之矣故曰其爭也君子

楊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而後見蓋射者人所爭故也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乎蓋言其不爭也於射而不爭則無所爭可知矣

尹曰射者正已而已非爭也觀其揖遜而升下而飲君子其有爭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伊川解曰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子夏能喻故曰起予 又語錄曰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文之以禮

范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外有其容內有其質也素爲之質譬則德也絢爲之采譬則容也繪事後素者采爲素之後也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質爲之先禮爲之後凡學禮者必先誠信而後可也夫子之美卜商以其知所先後可與入德矣君子有本有文有實有華則可謂備矣

謝曰倩盼容也素質也絢飾也容可以爲飾必曰素以

論語精義卷二 九
為絢兮則碩人之容其必有本矣故繪畫之事如之君子之於禮亦何以異此有不忠不信之人而欲以禹行舜趨為禮亦悞矣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聖人於目見耳聞無非妙道而况論學之際必有感於理而深發於性情者若以子夏禮後之問謂聖人之知所未及足以起予則非也子夏之為詩與子貢之告往知來之意則一然賜也因論學而知詩商也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矣

楊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夫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也非得之於意言之表者能之乎商賜皆可與言詩者以此

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亦固而已矣然繪事後素自子夏發之故有起予之言亦教學相長之義也

尹曰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子夏能喻故曰起予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伊川解曰夏商之禮未盡亡也而杞宋之文籍法度不足稽矣故夫子不能成之

橫渠曰無證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證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范曰夏商之禮孔子嘗學之矣杞宋聖人之後而文獻

論語精義卷二
十一
不足以成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無其人雖聖人無與成之夫以禹湯之典法孔子豈不欲用之哉求之杞宋不可得矣此所以從周也然則周有其人乎曰周之禮也近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非若夏商之遠故也

呂曰徵考據也二代之禮以孔子之學亦止能言其制作之意爾若求實跡以考據必在杞宋二國有史書可考有賢者可訪然後得之由二者之不足故無所考據楊曰三代之禮相因不能相無也故周之文監乎二代而已古之王者必立二王之後非徒興滅繼絕而已蓋使之承統先王修其禮物庶乎後世有考焉則文獻足徵矣周衰杞宋之君不能踐修厥猶則文獻皆不足也

孔子雖能言之而不能徵之矣無徵不信不信民不從則禮其可興乎

尹曰夏商之禮未盡亡也而杞宋之文籍法度不足考證故夫子不能正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呂曰荀卿言喪之未小斂也大昏之未發齊也祭祀之未納尸也正與此意合禮既灌然後迎牲迎尸則未灌之前其誠意交於神明者至矣既灌而後特人事耳故有不必觀也

謝曰自夏禮吾能言之至五季不欲觀之此孔子論三代之禮蓋夏之禮在杞商之禮在宋周之禮在魯聖人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

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聖人考諸三王而不謬於其禮何所疑然而無徵則不信不信則民弗從也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前世之禮則文獻不足魯之禮則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意與此同蓋祭之禮或先求諸陽或先求諸陰若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求諸陽也周人尚臭故灌以圭璋用玉器然後迎牲此求諸陰也然則灌者其祭之始乎既灌而往不欲觀則一祭之間舉可知矣魯之郊禘如此則周之禮又可見矣

楊曰祭以精意爲主灌用鬱鬯貴氣臭而已故祭有三重而獻之屬莫重于灌以精意尤在於是故也灌而有不至則其餘不足觀也已又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既其實而徒以繁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以用享其不貴物而貴誠如此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伊川解曰灌者祭之始也自灌以往皆不欲觀蓋非一事之失也先儒皆謂以魯逆祀而云是固失禮之大者其節文皆失也天下之事苟能使之中禮則致治如示

諸掌也其曰不知者不欲顯言之也非止禘也因禘失禮之甚而言爾 又語錄曰禘自既灌而往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其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 又曰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為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 又曰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有疑孔子之語中庸又指郊禘之義以發之 又曰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人自始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者不欲斥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

乎指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如指其掌甚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范曰魯逆祭宗廟亂禮之大者也故不欲觀之不以告人而曰不知者諱國惡也苟知其說而正之則由此以正天下之事如指掌而已孔子於魯先簿正祭器祭器且正之而況於昭穆乎正昭穆以正父子君臣則人倫明而王道從此始矣聖人先正其本後治其末也 呂曰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其所以尊祖之意莫重乎此人本乎祖天下之本皆從此出雖聖人亦未易言之故曰不知也 不知者不可盡知也

謝曰此皆因論禘而立文禘嘗之義大矣其昭穆之序籩豆簋簠之列非唯孔子知之或人亦知之也其問於

夫子者蓋求所謂交鬼神之道交鬼神之道豈止禘而已郊社之義從可知也鬼神之情狀聖人以為知不可也以為不知亦不可也謂之不知其猶孟子養浩然之氣而曰難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此告之以交鬼神之道也知其說則知鬼神之情狀矣知鬼神之情狀則能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故曰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游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惟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

宜乎衆人所不得聞也故或問禘之說孔子答之曰不知也其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又以明其不可不知也是禮也中庸兼郊社禘嘗言之其說亦當如此古人之所謂通乎一萬事畢也論語特因或人之問而發之故止及禘之說耳成王自謂予冲子夙夜毖祀蓋雖在宮肅肅在廟者文王純德之容而曾孫篤之所以致太平也若言禘大禮其義衆悉非其質也恐與中庸意異

楊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道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非或人可得而問也故告之以不知而已其為義大豈度數云乎哉蓋有至蹟存焉知其說者其於

天下乎何有

尹曰魯用天子禮樂蓋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則魯之郊禘非禮也可知是以自始及末皆不欲觀之知其說則治天下其如示諸掌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伊川曰祭如在祖宗也祭神如神在祭在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 又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祀本天性如豺獾鷹皆有祭皆是天性豈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其性裁成禮法以教人耳 范曰祭如在者祭先也神非其鬼嫌於不同故曰如在皆不可欺也君子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降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慎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者誠為實禮為虛也

謝曰祭如在謂無為一作尸者言祭神如神在謂見其所

祭者而言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昔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有攝束帛乘馬而將之聖人於賻贈之禮猶曰徒使我不誠于伯高而况於祭乎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楊曰祭如在事死如事生也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天子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所謂祭神也夫齋必見其所祭者故皆曰如在非盡其誠敬不能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以是故也

尹曰事死如事生事神亦然吾不與祭如不祭誠有所不至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伊川解曰奧喻貴臣竈喻用事者夫子知其意故抑之云若獲罪於天求媚何益也 又語錄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何爲媚奧何爲媚竈 又曰奧尊者所居喻富貴竈一家所切喻當權

范曰奧者室神之主祭之尊者也庶士庶人或立戶或立竈祭之小者也媚於竈者小以至大也夫人一不正其心則獲罪於天雖禱於神無益也何媚竈可以致其福乎

呂曰室西南隅謂之奧尊者所居也竈主飲食家之所
有事也故以奧况人君竈况執事當孔子之時天下之
國皆執政用事王孫賈所以勸孔子者猶彌子云夫子
主我衛卿可得之意也孔子以爲有命自天若無義無
命是所謂獲罪於天也

謝曰知獲罪於天爲無所禱則知獲罪於人無所媚矣
王孫賈之意不過使孔子媚已耳在聖人之意則曰我
寧媚於奧直求福於天也其言則遜而不逼止曰不然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使王孫賈知此意則不爲無補使
王孫賈不知此意則非以取禍

楊曰媚竈非理也逆天而動則得罪於天矣天者理之
所自出也得罪於天尚安所禱乎王孫賈欲孔子之媚

已也而以斯言問之故子告之如此使知君子之所爲有義有命也

尹曰王孫賈欲夫子媚于已夫子知其意故抑之曰若獲罪於天求媚何益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范曰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百焉事之多少不同夏商如是而足矣而周之禮則其文大備時使之然也聖人不能先時亦不能違時故記曰禮時爲大夫子從周禮者以時措之宜也

謝曰禮之文出於與時宜之燔黍捭豚與以燔以炙陳其犧牲備其鼎俎汗樽杯飲與玄酒在室醴醢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蕡桴土鼓與列其琴瑟管磬鐘鼓文

質雖不同然有自來矣故周監於二代其文爲備也聖人有其德無其位特學之而已於時王之禮不敢不從也故中庸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使孔子有其位而制作禮樂蓋將考三代之禮而損益焉如乘殷之輅豈必從周也如以作俑者爲不仁爲芻靈者爲善豈必從周也蓋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也

楊曰周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其文備矣故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者從其監二代也夫周立夏商之後使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因時制宜有可考者然後聖人復起無以易此也

侯曰周之禮樂比二代爲備郁郁乎文哉言其盛也吾從周不敢反古之道也其損益固嘗告顏淵矣

尹曰三代禮文至周大備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伊川曰雖知亦問欽慎之至也

范曰國以宗廟爲本所以教民孝也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聖人尤盡其敬焉故入太廟每事問慎重之至則是禮也

呂曰禮雖有經不能無變所以問者慮有所變不可不知問而知之然後可以議禮之得失禮所當問非獨慎也

謝曰孔子考三代之禮議時王之得失於蜡則喟然而歎禘則不欲觀其於禮亦自任矣豈其入太廟而疑之也蓋雖從大夫之後於禮之闕失有不得而正欲有謀焉其將誰可於入太廟姑與祝史語之也每事問祝史有知其失者其能無動乎使其無所知其能無疑乎由此將以問而辯之或以告而改之莫有補也或人豈知我者子寧與之辯哉曰是禮也其意猶曰慎之至也楊曰每事問敬其事也夫是之謂禮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有不與知焉者不知爲不知是乃所以爲知也侯曰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也禮之得失聖人亦欲知之故每事問

尹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慎之至也其爲敬莫大

於是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明道曰射求正諸已主于容體不專以中爲善也與爲力而射者不同科此古之道也

伊川解曰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爲功也功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 又語錄

曰爲力猶言爲功射有五善爲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辨威儀 云

橫渠曰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范曰射求正諸已故以觀德不必以主皮爲善與爲力

而射者不同科也若專取於中而無其德行則是尚力而已君子不貴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若王良之御爲之範者不主皮之謂也爲之詭遇者爲力之類也謝曰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中多者得與於祭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射而貫革主皮也射而不貫革不主皮也雖不主皮然無害於中則比於禮樂亦可見矣主皮不主皮以其力之不同也

楊曰容節可以習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故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言古之道以正今之失尹曰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爲功也功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范曰事若無益而不可損若無有而不可亡存其名而
實不去觀其物而禮不廢者告朔之餼羊是也子貢知
愛羊而不知愛禮是養其小體而亡其大體也故夫子
誨之使知禮之爲重而費不可以苟省也
謝曰當是時告朔之禮已亡是以子貢欲去餼羊禮之
存亡何與於一羊聖人以為羊存則政舉將有所考譬
猶以薪傳火也是以夏之政雖衰禹之禮未亡故湯得
而用之商之政雖衰湯之禮未亡故文武得而用之夫
子又安知不有王者作將舉而措之天下乎是以愛之
然而惜乎其終廢也三代之後雖有志之士以興斯道
爲已任者終不可得以其文不足故也

楊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
自文公始故子貢欲去其餼羊也夫餼羊存則告朔之
名未泯也雖無稟命之實不猶愈於其已乎餼羊去則
禮隨而亡矣孔子所以愛其禮也
侯曰羊存則禮存羊亡則禮亡禮之存亡固不在羊亦
其物也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羊存則後之習禮者
舉之易故也

尹曰禮廢矣羊存猶得以識之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伊川解曰當時事上之禮簡也 又語錄曰事君盡禮
在它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為諂聖人道洪故止曰人以
爲諂或問孔子盡禮人以為諂禮與諂異矣諂何疑於

盡禮曰當時事君者於禮不爲盡也故以譏聖人非孔子而言必曰小人以爲諂也孔子曰人以爲諂而已聖人之道大德宏故其言如此

范曰事君不盡禮者君有過必不犯是以常爲諂也事君盡禮者君有過必犯是以不爲諂也

謝曰觀鄉黨之所記與拜下之語可以見夫子之盡禮於君也魯衛之君以德則事我者也亦何可當斯禮然聖人所以必盡禮者以其畏天命畏大人故也自其不知天命不畏大人者觀之宜以爲諂矣聖人且以我爲有義不可也且以人爲無義不可也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云者其言非怨非怒直以待知者知此道也不期於自明也孟子人嘗以爲不敬齊王矣其言曰我非堯

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道則直矣與夫子所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其立言則異聖賢之分固如此 又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閤閤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待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叅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楊曰如拜下之類則拜上者寧不以爲諂乎
尹曰歎當時事上之禮簡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范曰聖人之言出於天理而未嘗以私意鑿也若天地之於萬物大者與之大小者與之小此賢人所以不及也

呂曰使臣不患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無禮患忠之不足

謝曰不能使臣以禮謂之以貴治賤則可非爲君之道不能事君以忠謂之以賤事貴則可非爲臣之義觀後世視之如土芥畜之如犬馬然後知三代之君以禮使其臣也詩不云乎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以禮使臣也觀後世視之如國人疾之如寇讎然後知三代之臣以忠事其君矣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以忠事

君也

楊曰鹿鳴旣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君使臣不以禮則臣雖欲盡忠不可得也

侯曰君使臣以禮盡君道也臣事君以忠盡臣道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知禮知忠則誠敬之道立而仁矣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孔子對曰以禮以忠君臣之道盡矣聖人之言無精粗遠近顧知之者如何爾以禮盡忠雖堯舜不過如此伊川先生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者此也

尹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明道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
窈窕息賢才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是哀而不傷
伊川解曰樂得淑女非淫其色也哀思之切無傷善之
心也切於色乃傷善也 又語錄曰大凡樂必失之淫
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唯關雎則止乎禮義故
如哀窈窕息賢才言哀則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
於邪始得關雎則不然故不至於傷則其思也亦異乎
常人之思矣

范曰此言其聲之和也求之詩則琴瑟鐘鼓樂也寤寐
輾轉哀也樂者 之事哀者 之事淫者樂之過傷者
哀之深也發而不中節則不和不和則無以為關雎矣
呂曰哀謂惻怛至誠而已如禮傳所謂無服之喪內恕

孔悲也

謝曰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哀窈窕息賢才而無傷善之
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孔子於此非特論關雎之義因示
天下以性情之正而淫傷非性情之正也樂而不淫無
惡於樂也哀而不傷無惡於哀也關雎之義發乎情止
乎禮義是以聖人有取焉能知禮樂正反之節而善養
其性情者不過如此與樂而淫哀而傷非特相近而不
同也惟淡於道者可以默而識之矣

游曰常情之哀樂皆出於私意故其樂必淫于已其哀
必傷于人關雎之樂在於得淑女則異乎人之樂也故不
淫其色其哀在於息賢才則異乎人之哀也故無傷善
之心先王之心憂樂以天下而已故太姒所以宜為

文王之配

楊曰樂得淑女而已故不淫哀窈窕思賢才而已故不傷

尹曰以詩考之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鐘鼓琴瑟樂也寤寐輾轉哀也然則樂不失於淫哀不失於傷其聲之和發而皆中節者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

咎

伊川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大槩相似重言者所以淡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

之也 又曰社本主字文誤也

范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君有問焉則宜對以義何取于水而又曰使民戰栗孔子淡非宰我戒以言之出不可不慎其以此故歟

呂曰使民戰栗者哀公之言也哀公為政將以刑威民故緣周人以栗之說而為解以傳會其意宰我知松柏栗皆所以宜木而非所取義不為之辨故孔子以三言責之蓋哀公初有此意尚在可救不可便同成事遂事之比

謝曰各以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從古以然故宰我因哀公之問以三代所宜不同對之哀公不知其意而曰使民戰栗失之矣宰我阿其意而不能辨之也子聞之

論語精義卷二 二十四
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言哀公此語非成事
尚可說也非遂事尚可諫也非既往何不可咎也
楊曰已成不及改故不說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遂言
專也遂事非已所當與故不諫既往而咎則責人無已
矣皆君子不爲也哀公問社而宰予以所宜木對哀公
曰使民戰栗則失其旨矣由是而使民必有非其道者
然哀公之言非此三者之謂宰予所宜救正也而莫之
救孔子是以言之以正宰予之失
侯曰社三代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爲之故不一也哀公
問社於宰我而宰我以松柏栗爲對哀公有意於刑威
故曰使民戰栗宰我不能正言其事哀公之言未爲成
事遂事與夫既往孔子所以責其不說不諫不咎也

尹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宰我不知
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
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
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
禮孰不知禮

伊川解曰謂管仲器小非止謂不知禮也或問其知禮
乎故答以不知器大則自知禮矣

范曰楊雄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
之謂大器大器則王者之事也夫惟器小是以有三歸
反坫禮者理也臣無君之事而僭君之禮豈理也哉
謝曰楊子云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器小請問大器曰

大器其猶規矩準繩歟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此說非是孔子之意直以管仲爲不可大受也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受其賜其功大矣然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則其得君而專國政豈以天下爲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曾不知有三歸官事不攝樹塞門與反坫於汝何加焉甚可鄙賤猶兒女子得意於衣服稠衾之間謂之小器不亦宜乎夫子於管仲何誅焉蓋欲指示學者使知先立乎大者然後可以語道矣

楊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匡天下其器不足稱也已正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以爲儉以三歸具官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而不知其所謂器小者有不在

是也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尹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伊川解曰樂始翕如純如皦如至於繹如非通于樂者孰能知之

范曰瞽矇司聽而所知者音也故語之如此然因聲以求其義則樂亦可知矣聖人守其義而闡其文究其始而要其終故其本末皆不廢也

謝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

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然後和故曰從之純如也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也所謂無相奪倫者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樂之聲音盡於此而已
楊曰衆樂並作故翕如也無相奪倫從之純如也可觀其淡故皦如也終始之緒不可亂故繹如也以成夫魯太師魯之司樂者宜知樂矣而孔子告之者蓋周衰禮壞樂亡樂之不得其所久矣夫子自衛反魯正之至是始得其所焉故語之
侯曰五音六律具而爲樂始作翕如合也從之純如合而和也合而和則皦如明白無相奪倫故繹如而成也樂至此則盡美矣

尹曰樂始則翕然而盛其從也純然而和皦然而明及其成也繹然而不絕非通於樂者孰能知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范曰封人之於夫子見而知之其言如此亦可謂善觀聖人矣夫子所以語封人者不傳也獨記封人之言而其才之高下可知亦可謂善論賢人矣

謝曰天下有道聖人達而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聖人窮而辭有枝葉此孔子所以鳴道於衰周之時也以木鐸振文教况之不亦宜乎封人之意以爲斯文微夫子則後世其如折衷何顧以道未喪於天下也何必進而撫

論語精義卷二 二十一

世哉如封人可謂知夫子矣故弟子特記之
楊曰斯文之興喪天也天下雖無道而文實在茲是天
將以夫子爲木鐸也何患於喪乎木鐸振文事故也
侯曰聖人不作處士橫議道之不明不行也天下疑其
喪矣封人見孔子則知其道在是矣故曰二三子何患
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言興斯文者在夫子也
尹曰木鐸施政教所振也以况夫子復何患於道喪乎
當是時也儀封人尚能識之而人君莫有用之者則時
之不幸也可知已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伊川解曰一有傳之失者故未盡善 又語錄曰成湯
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

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 又曰武未盡善非

是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

武王之樂則未盡善爾 又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

曰迹故不及然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

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未正之前不

能無錯亂者

范曰韶與武其德不同其聲亦異也樂所以象其德德

之所至聖人不加損亦不加益焉湯有慚德其自知名

也武雖欲爲韶亦不可得矣其未盡善亦武王之

也

謝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

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事故如此征誅之義固不如儀鳳之容然聖人豈以我
所遇之時不如舜而私自已哉盡美與盡善聖人之意
豈不曰舜與武王同道

游曰王者功成作樂韶武之盡美以其功言之也如觀
其成功則二聖人之樂皆無餘美乃若所遇之事所以
致功者舜以紹堯而爲韶武以滅商而爲武豈可同日
而語哉觀成湯之有慚德則武之用心可知矣故盡美
者其功也未盡善者其事也猶之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是時周室幾再造矣其功顧不大哉至於致辟管叔於
商豈其所欲乎武之未盡善其事類如此矣

楊曰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顏淵問爲邦則告以樂

則韶舞則韶之盡美盡善可知矣武之武非聖人之所
欲故未盡善也樂以象成故形於聲音者如此 又曰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商周
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曰舜之孝武
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
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因時而已非有心迹之異
也

尹曰樂所以象德故有其德者則有其聲蓋不可以僞
爲故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伊川解曰居上以愛人爲本主於寬厚禮主於敬喪主
於哀不然是無本也何以觀乎

論語精義卷二下 二十九
范曰居上則所治者大所御者衆故不可不寬寬者爲上之本也爲禮則敬臨喪則哀者理當然也聖人之言惟理而已矣

楊曰居上不寬則無以容衆爲禮慢而不敬臨喪易而不戚皆失其本矣尚何足觀之哉

尹曰居上主於寬爲禮主於敬臨喪主於哀不然則無本矣何所觀乎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二上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二下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明道曰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爲美 又曰里仁之所止

伊川解曰居以親仁爲美處不擇仁焉得爲知

范曰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亦若里而已矣知仁之美擇而處之則是知矣故仁則知在其中矣身不處于仁而謂之知可乎故不仁未有能知者也

呂曰所居之里有仁人焉猶以爲美擇術以自處而不居於仁則居仁之里者不如也

謝曰孟子因擇術之論嘗引此矣故繼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知也今當以

此論爲證

揚曰不能知仁而弗去焉得知

子曰里居之間有仁者猶以爲美處而不擇乎仁焉焉
得爲知乎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
者利仁

伊川曰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爲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
而爲之之類皆是以爲利也 又曰知者知仁爲美擇
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

范曰久處樂而不淫久處約而不移惟仁者能之不仁
之人樂則息驕約則息濫是以不可久處也夫不虐悍
獨不畏高明居逸樂而自久處憂患而不困二者未有

能獨行者也 又曰仁者人也故安仁知者知也故利

仁有諸已而體之曰安知其善而爲之曰利安仁者樂
天者也利仁者畏天者也

子曰仁者仁在已其仁乃吾分之所安知者仁猶在外
其知爲已利嚮慕勉強以行之

謝曰約對利達樂對憂愁利達窮約存乎事憂樂發乎
情所性不存焉彼體仁而盡性者於此豈有二心哉約
向與我事久處約可也樂何與我事長處樂可也然則
不仁者蓋未知我之爲我矣我既喪矣則以物爲我以
物爲我能無欣厭乎哉有所欣故不可以久處約有所
厭故不可以長處樂 又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
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

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
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
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
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
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楊曰安土敦乎仁則無入而不自得未能敦乎仁蓋有
刻意厲行者其處約也未必盡濫其處樂也未必盡淫
然而何可長也 又曰由仁而行安之也行仁利之也
侯曰不仁者久處約則不能安貧不能安貧則諂怨無
所不至長處樂則驕僭驕僭則犯禮而亦無所不至皆
亂之道也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唯仁能之 又曰安仁
生而知之者利仁學而知之者也

尹曰泰而不驕窮而不濫惟仁者能之 又曰知仁之
爲美擇而行之利其仁也心有其仁是利之者乃知者
之事也若仁者則安於仁而已矣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伊川解曰得其公正也

范曰仁人之所好者必仁也所惡者必不仁也唯仁者
能公天下之好惡書曰敬修其可願仁者所好也庶頑
讒說仁者所惡也

謝曰仁者本無好惡人之心不因人之順已而好之好
人之順理也不因人之逆已而惡之惡人之逆理也故
唯仁者爲能好惡人

游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也然好惡每失其實者

論語精義卷二下
三
心有所繫而不能克已也惟仁者宅心于大中至正之地而無私焉故好惡非我遵王之道路而已知及之仁或未足以守之則不足以與此故言唯仁者爲能

楊曰會物於一已而後能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尹曰仁之道公而已所以好惡皆當於理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伊川解曰苟志於仁則無不善也

范曰志於仁者心以仁爲主以爲君則愛人以爲臣則盡忠以爲父則慈以爲子則孝無所往而不爲善何惡之有

謝曰苟志於仁矣雖未能安仁然不可不謂之知仁也惟知仁故能通天下之志則於人何所惡也容衆而矜

不能可矣世人見君子亦有惡於此論不能無疑也蓋亦未之息耳蓋亦察惡已之惡與惡人之惡不同斯知之矣使其惡人之惡如惡已之惡則謂之無惡亦可也楊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尹曰志於仁者何不善之有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明道曰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患得之又曰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則道日益明矣

伊川解曰去仁則不得名君子矣又曰終食間不違仁得善勿失也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言道也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守道也 又曰無道而得富貴
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 又曰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
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 又曰自下而達上
惟造次顛沛必於是

范曰富貴君子之所當得也貧賤小人之所當得也爲
小人之所爲而富且貴焉爲君子之所爲而貧且賤焉
皆不以其道也君子正其在已而聽其在天者故非道
而得富貴則不處爲仁而得貧賤亦不去也 又曰君
子爲善不斲乎名也然而有其實則其名從之存乎仁
則成仁之名存乎不仁則成不仁之名有諸內必形諸
外故去仁則無所成名 又曰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

可離非道也仁不可造次顛沛違可違非仁也夫如是
則可以謂之學矣

呂曰造次者苟且之時顛沛者急遽涉難之時也造次
謂所之所舍苟且而已非常居顛沛者顛覆陷溺迫遽
涉難可知矣

謝曰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樂富貴而悲貧賤
者君子與小人同至於不處不去則小人與君子異樂
富貴而悲貧賤欲也所性不存焉所欲不處所惡不去
不以富貴貧賤異其心惟仁者能之 又曰惟盡仁然
後有仁之名君子者仁之成名也聖人特體仁之盡而
得名之至故非體仁不足以盡人道去仁則實亡矣故
曰惡乎成名 又曰君子於仁非有意於不違特身之

論語精義卷二十一
五
所在仁斯從之如形之與影聲之於響也觀終日之間
無放飯無流歎則不違可知矣豈特如此至於造次非
常處顛沛非所安猶且必於是蓋欲離於是亦不可得
也

游曰富與貴非其道得之則君子不處以有義也君子
宜富貴者也今至於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也然而不
去者以有命也此皆爲君子言之故主彌子瑕而得卿
孔子不爲也 又曰君子去仁則君非君子非子矣安
所成其名 又曰無終食之間違仁言造次顛沛必依於
仁雖終食之頃不違也如以飲食必有祭則僧家出生
皆可以爲不違仁矣此可驗其學不在已

楊曰君子而得富貴小人而得貧賤此以其道而得之

者也得之不以其道則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故君
子不處焉然富貴貧賤皆天也不以其道而得貧賤君
子不去焉則以其道而得之者固將去之矣然則其去
也可必乎曰君子之去貧賤亦去其得之之道而已得之
之道去而猶不免焉天也君子何容心哉 又曰造二
仁與不仁而云仁何以成名 又曰道不可須臾離
也故無終食之間違仁雖造次顛沛亦必於是焉然所
謂是者果安在乎曰仁而已矣世儒謂飲食必有祭爲
無終食之間違仁此雖閭巷之人皆能之何俟君子乎
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又何事也其爲說陋甚矣孔子
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知此則可與言仁矣夫如是則所謂無終

食之間違仁者可勉而至也

侯曰富貴貧賤其欲其惡君子與小人同其得之不以其道則不處不去君子與小人異處之不以其道雖祿以天下弗顧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矣 又曰仁不可離也在知不知爾若曰知也何必終食之間哉無間可違也

尹曰富貴人之所欲所欲有甚於富貴者仁是也不以富貴而害仁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賤人之所惡所惡有甚於貧賤者不仁是也不以貧賤而樂不仁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又曰去仁則不得名君子矣 又曰君子之於仁純亦不已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

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伊川解曰欲仁則仁斯至矣不係乎力也用力于仁者固當有之已未嘗見爾豈敢謂天下無仁者也

橫渠曰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又曰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其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夫患之甚也

范曰人莫不有仁其爲不仁者由不能審其好惡故也是以仁者常少豈其性然哉蓋不爲也非不能也好仁

者是志於仁者也惡不仁者不以不仁加乎其身是亦
爲仁矣夫有好必有惡然所惡必自外入而後見焉好
則仁在其心而已故惡不仁者不若好仁者之爲美也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不爲仁者自畫而已故鮮有能一
用其力者也以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故聖人以爲有
之而未見也

呂曰尚讀如君子不欲多上人之上謂加陵之也好仁
者天下無敵故曰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劣於好仁者不
能天下無敵故其效止可使不仁之不敢加陵其身而
已用力於仁雖有差等皆有如是功效人莫之敢抗豈
患力不足哉

謝曰如好好色好仁者也好惡惡臭惡不仁者也好惡
如此始可謂真好惡矣使其出於天資可不謂生而知
之者乎使其出於學問可不謂行著習察之至乎故未
見其人也好仁者不出于所欲而無所待於惡不仁也
則其於不仁不待惡而不加諸其身矣故曰無以尚之
惡不仁者愛身之人也愛身之人出於愧恥不仁惟恐
其浼我也恐不仁之浼我則其於仁猶待於擇固與好
仁者有間矣故止於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志至焉
氣次焉使其操此心以往則將天下之仁皆歸焉故曰
我未見力不足者此道甚易行聖人不敢以難待天下
之人也故曰蓋有之矣然天下莫能行聖人不敢以易
待天下之人也故曰我未之見也

楊曰好仁則天下歸仁焉其孰能尚之惡不仁則不仁

者遠矣故不使加乎其身為仁由已我欲仁斯仁至矣
何力不足之有然人嘗用力于此矣然後力有足有不
足世無用力者則有力不足無以見故曰蓋有之矣
未之見也

尹曰人能好仁則何以尚之苟能惡不仁不使不仁加
其身是亦為仁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
力不足者言未見用力于仁者也一曰已復禮天下
歸仁焉我欲仁斯仁至矣不仁者豈力所不足乎蓋不
為耳孔子不欲謂無其人故曰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伊川解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
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

范曰君子之過也以君子責小人之過也以小人責求
備於君子而不大望小人此為仁之道也故責君子以
厚責小人以薄君子可上而責之薄則為不恭小人可
下而責之厚則為不恕非為仁之道也

呂曰仁道之大貴於類族辨物以通天下之志如不分
其黨持一法以平物則物必有窮仁術狹矣君子有君
子之過小人有小人之過各於其黨以觀其過則物物
得其所而仁術弘矣惟弘所以為仁故因觀過然後知
仁之所以然功者人之所勉過者非人之所欲為故求
其誠心視功不若視過也

謝曰仁之道不易知聖人於此語以知仁之方黨偏蔽
也君子小人之注心處也君子注心於義小人注心于

論語精義卷二十一
九
利自其過中皆可謂之過既曰過安可謂之仁然於此特可以見仁矣 又曰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爲不善但非性之至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人雖可以爲不善然善者依舊在如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仁然仁亦自在

楊日記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夫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所謂仁有三或安之或利之或強之此之謂異情及其成功一也此之謂同功與仁同功則功一而已故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各於其黨觀之則情異者見焉則所謂三仁者從可知矣

尹曰君子失於厚小人失於薄君子過于愛小人過於

忍各於其類觀之仁不仁可知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明道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知道者豈以夕死爲可乎

伊川解曰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 又

語錄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得是也 又曰苟有朝聞道

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肖一日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須

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

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

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肖安

於此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肖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

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宥爲其它未必然至若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得及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傷於虎者它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如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強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又曰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強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乎

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范曰君子之學惟患乎不聞道也朝聞道則夕死可矣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君子之欲聞之也必自慎獨始舍是而曰道未之或知也

呂曰聞道而死死而不亡

謝曰死生命也何可不可之有然不聞道則以死生爲在我聞道則以死生爲在道與其不聞道而生孰若聞道而死

楊曰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言已矣則人之爲人至是無餘事也故苟聞道而得正焉雖夕死可矣斯言於曾子見之

尹曰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寧以夕死爲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伊川解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范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未能忘外也徇其外則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夫子於門人獨稱子路能之若子貢猶不免於外重而內輕也

謝曰道至大至變不可以有窮量之心取也恥惡衣惡食未可以言大過獨不可以入道蓋其心與道直不相似耳

楊曰恥惡衣惡食此務養小體者耳烏足與議道苟志於道而養其大者則雖簞食瓢飲衣敝緼袍提衿而時見樂亦在其中矣何恥之有

尹曰役於外者未足與議道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伊川解曰君子之於天下無必往也無莫往也惟義是親又曰義之與比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直是不入

范曰君子之於天下無心而已無適故無所就無莫故無所去惟是之從故不患無當於天下凡爲善者皆其類也

呂曰適主也莫無所主君子之於天下無所主亦無所不主所與親者惟義而已

謝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于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卒得罪於聖人者此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楊曰君子無適莫由天下之正路而已小人由徑路則有適莫矣尚何義之與比哉

尹曰君子之於天下惟義是親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伊川解曰在上者志存於德則民安其土在上者志存於嚴刑則民息仁厚者而歸之 又語錄曰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利之所在

橫渠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謝曰德與土刑與惠皆上所以得民心之道也懷德懷土懷刑懷惠此親其上之心不同也樂善故懷德惡不

善故懷刑懷安故懷土務苟得故懷惠君子小人所向於此分矣學者不可不察也

楊曰君子安安而能遷小人則懷居矣君子以刑爲體小人則惟利之從矣

尹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伊川解曰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蓋欲利於己必損於人

范曰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又曰利物足以和義此利之大也放於利而行此利之小者也君子唯欲利於人小人惟欲利於己利人不利己者人亦利之利己不利人者人亦不利之故君子常多助小人常多怨是

以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君子惟利天下
乃所以自利也

謝曰此一節非教人以遠利之道蓋教人以遠怨之道
也怨之道惟女子與小人則有之至於君子捨君親之
外則無怨也其所以待小人者或惡怒之或誅絕之則
可無所怨也或待之以妄人或談笑而道之則可無所
怨也然則有怨心者果何小哉聖人於此特矜之故教
之以起怨之端出於放於利而行也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皆教之以遠怨之道也

楊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放於利而行能不求乎
哉故多怨

尹曰心存於利取怨之道也蓋利於己必害於人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伊川解曰禮者爲國之本能以禮讓復何加焉不能以
禮讓將如禮何無禮讓則不可以爲國也

范曰讓者不爭之道也爲國以禮讓則民莫敢不敬民
莫敢不敬何難治之有不能以禮讓則無以先民故如
禮何爲國而無禮未有能立者也

謝曰在畎畝之中事之可以與民共由者以其成已成
物無二道也能成己必能成物不能成物其不能成己
可知矣言能以禮讓治身推此以往則爲國可知也不
能以禮讓爲國則一身之禮可知矣故曰如禮何
楊曰禮讓謂以禮而讓也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民至

論語精義卷二下 十四
於不爭則於爲國乎何有虞芮質厥成讓之道行故也
不以禮而讓則諂瀆而民不敬民不敬則禮從而廢焉
尚如禮何哉子路率爾而對夫子哂之爲是故也
尹曰禮者爲國之本能以禮讓復何加焉不能以禮將
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

伊川解曰君子求其在己者故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
以行之求爲可知之行不患人之不已知也

范曰位者所處而行道也人之所患惟不能有立有立
則不患無位以行之知之在外爲可知在內君子所患
內不足也修其在內者求可知之道也夫有形必有影
有聲必有響未有身立而無位行修而不知者也

謝曰有才而位不稱不害其爲有實有位而才不稱適
足以招羞又况於雖得之必失之者乎故君子患所以
立而不患無位也名不難得也有實者必畏名不易得
也無實者必喜然而畏名者無逃名之理喜名者無得
名之理故君子求爲可知不患莫已知也雖然此論猶
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矣才愈大而世愈
難用宜其無位也道愈高而世愈難知宜其莫我知也
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何求至於此不惟求位
實不患乎無位不惟求可知實不患乎莫已知也
楊曰有所立則位之儻來寄也何足患哉患所以立而
已苟有可知之實則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又
何患焉求爲可知而已

尹曰君子求其在己者故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之求為可知之行不患人之不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又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

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

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

一本作以己及物謂之仁推己及物謂之恕忠

者无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為體恕為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忠恕也一作忠恕一貫忠者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

又曰忠恕兩字要

除一箇除不得

伊川解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孟

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一本此下云知性則知天矣知天一貫則道矣 又

語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又曰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

已應不是後如百尋之木自本根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而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

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又曰聖人之教人各因其才故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之告門人

猶夫子之告曾子也忠恕違道不遠斯下學上達之義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同世儒以為夫子之道高遠

而曾子未足以見之所見者止於忠恕而已則是堯舜之道孟子知之亦有所不盡而止於孝弟也夫豈知其旨哉 又曰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果可以一貫之乎若使它人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也中庸又言忠恕違道不遠蓋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 又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盡已爲忠如心爲恕是乃所以爲一也言忠恕亦可也 或問忠恕可以貫道否曰忠恕固可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 又曰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

人 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爲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甚難故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又曰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 又曰忠恕可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仔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卽忠之用也 又曰人謂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范曰曾子守約有受道之質故夫子不待問而語之以

道曾子唯而已亦弗疑矣故無問辨一以貫之者無二也
忠則無不誠也恕則無不如已之心也在已如在人曰
忠恕於人如在已曰恕堯舜三王之治天下惟忠恕而
已矣

呂曰本末貫徹而不可不然者忠恕而已忠則待天下
以誠恕則與天下共利道之所以行於天下者非此不
可

謝曰夫子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無所成名仁者見之知
其無不愛也智者見之知其無不知也雖乘田委吏之
賤會計常牛羊茁壯長非特克勤小物抑亦見聖人多
才多藝蓋其道出於生而知之亦能敏以求之也羣弟
子既不能偏觀而博識雖竭其聰明才力僅得其一體

有志於學將以此入道不亦難乎宜其聖人語一以貫之
之理與參與賜也蓋曾子之學其本出於守約夫子之
意謂惟斯人可以語此故曾子聞之不復致疑於其間
何以見曾子得之而不疑於忠恕之論可見也忠恕之
論不難以訓詁解特恐學者愈不識也且當以天地之
理觀之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
以知一貫之理矣 或問曰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
如何是盡其心謝子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曰如何斯
可謂之恕心明道曰擴充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克擴
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
天地閉賢人隱然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又問忠恕之
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恕如心而已

游曰夫道一而已矣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無往而
非一此至人所以無已也豈然彼已所能預哉此忠恕
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忠所以盡已恕
所以盡物則欲求入道者宜莫近於此此忠恕所以違
道不遠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使曾子
之知不足以及此則仲尼不以告而曾子不自誣今日
忠恕而已者所以告門人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仲尼告曾子之道也強恕而行
求仁莫近焉此曾子告門人之道也然則曾子豈有隱
于是耶蓋門人智不足以及此而強告之適足以滋其
惑使門人誠于忠恕則于一道亦何遠之有子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語之而不惰又曰於吾言無

所不說則其師資之際朝夕相與言而默契於道者宜
不少矣而論語所載止於問爲仁問爲邦而已則其所
不載者皆三子所不得聞也由此觀之則仲尼曾子所
以授受者門人所不得聞而所以告門人者不過忠恕
而已此曾子所以爲善學而善教者也

楊曰曾子未嘗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
子曰唯則默而識之矣子出門人問蓋曾子之門人也
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
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由是而求之則於一以
貫之其庶矣乎

或問侯子忠恕之義侯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孔子之忠恕無伐善無施勞顏子之忠恕施諸已

而不願亦勿施之人子思之忠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忠恕其地位至此則說出
如此語仲尼與天地造化合故別曰明道曰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何以言恕字不同侯子曰伊川說得尤有功天授萬物
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
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長短各得其所欲可謂恕
矣聖人這箇道理直是坦易明白後人只管去求玄求
妙愈高愈遠曰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如何侯子曰此
是子思地位子思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
此已足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

諸人也曰曾子言忠恕而子思只發明恕字何也侯子
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
見於功用之謂恕曰明道有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
不得正謂此與曰然

尹曰道無二也一以貫之天地萬物之理畢矣曾子於
聖人之門造道最深夫子不待問而告曾子聞之亦弗
疑也故唯而已其答門人則曰忠恕者盡已之謂忠推
已之謂恕然則忠恕果可以一貫乎忠恕違道不遠者
也若夫子貢以夫子多學而識之爲然始謂之曰吾一
以貫之則二子之學淺淡可見也 又曰忠恕一事也
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伊川解曰君子之於義小人之於利惟其淡喻是以篤好

范曰君子存心於義小人存心於利義者宜也事得其宜則利在其中矣故君子惟曰義不曰利小人惟曰利而不顧其宜與不宜也君子之所見者大小人之所見者小故君子義足以兼利小人專利而忘義也

呂曰喻者聞見而心解通達者也

謝曰以天下爲心者雖有不善亦義心也求濟一身之欲者雖有善亦利心也蓋其平日處心積慮如此然喻於義則大喻於利則小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于生所惡無甚于死孰肯舍生而取義乎蓋其所喻

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尹曰惟其淡喻是以篤好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伊川解曰見賢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已

謝曰以明善之心觀道則難以好惡之心觀賢不賢則易審於知人昧於自知於賢不賢雖審於我何加焉故必當思齊而內自省也好善之心切故能思齊惡不善之心切故能內自省亦可謂能近息矣

楊曰見賢思齊焉則知所以道問學矣見不賢而內自省則知所以琢磨自修矣夫如是乃可以進德

尹曰見賢思齊之見不賢而自省之自修之道如此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范曰幾諫者見微而諫也諫之於微不待于著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者悅則復諫也古之忠臣孝子將處君父於無過則必諫其漸至於有大過而諍蓋不得已也會子曰微諫不倦勞而不怨與此一也

呂曰見幾而諫不至於犯如先意承志喻父母於道之謂

謝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養口體易以養志難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以愛孝而養志之謂幾諫諫於其微也則志不拂而易從又敬不違此非從父之令蓋必非得罪於鄉黨州閭者也勞而不怨竭其力而無以有已之謂

楊曰先意承志喻父母以道所謂幾諫也幾而諫則父母之過未形焉見志不從不敬而違之則必至於責善而相夷矣故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若親之過大蓋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者雖欲不違其可得乎故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侯曰事君有顯諫者有幾諫者然而溫柔忠厚者其說多行訐直強勁者其說多忤事君猶是况事父乎子之諫父當先意承志諫於幾微之先則事濟說行不傷父子之仁至於事形而諫雖號泣而隨之亦末矣易蠱之九三曰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雖无大咎非善事親者也幾諫之時若父母之志未從則加誠加敬以感格之故烝烝又不格姦舜之所以爲功也所謂又敬不違者

加誠敬而不違幾諫之初心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范曰夫子之教人其於出入起居莫不有法焉所言者常道也匹夫匹婦之所能知能行而聖人亦無以加焉本於人心故也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也

謝曰遠遊與遊無方雖其未足以貽親之憂然親之思念不忘也蓋不以親之心爲心非孝子也

侯曰夫爲人子者昏定晨省承顏養志朝夕不敢忘也遠遊與無方之遊豈孝子之心哉

尹曰見幾而諫又敬而順無犯無隱者也勞而不怨遊必有方皆孝子之事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范曰此夫子之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而記之故又見於此

楊曰一跬步不敢忘父母况敢爲無方之遊乎若此類皆於父之道故又記三年無改以見其義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謝曰孝子之事親雖於衣服飲食寢處一日之間猶在視其早晏寒煖之節而况於年乎則視年而爲供養之齊量者不可不知也於此因以察其氣之強弱焉使其年已老而氣則彊安得不喜使其年未老而氣先衰安得不懼

楊曰人子愛日之義也

侯曰喜其壽而懼其衰人子之心也

尹曰知親之年喜其壽懼其衰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范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人唯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也

謝曰此非言顧行之意善言不出必爲善行惡言不出必爲惡行蓋積於中者既深則發於外者不掩言之不出躬必逮矣

楊曰言出而行不掩焉宜學者之所恥也

侯曰古之學者非獨言之皆是實能踐履未能踐履而

言之所以恥也

尹曰行不逮言爲可恥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范曰奢則過禮儉則不及於禮唯奢儉則然故約近於禮之本以約失之也鮮則是以奢失之者多矣
謝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故無外馳之意此雖未必中道然於道不遠也

楊曰約言爲之節出入不踰大閑則其失鮮矣

侯曰約近於禮故失之鮮 又曰不必只儉約凡事皆要約之以禮然又要得中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范曰訥與辯皆人性固所有也惟自修者則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之而不能言君子所貴也言之而不能行君子所賤也

謝曰禮主於減養德者常以進爲文樂主於盈養德者常以反爲文考於性情亦可謂在道不在物矣放言易故言欲訥力行難故行欲敏果能從事於斯心亦可謂之不放矣

楊曰言欲訥惡其以口給取憎也行欲敏敏則有功也

侯曰忠信徒義求仁之方也

尹曰言欲訥而行欲敏君子之志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伊川解曰事物莫不各以類聚故德必有鄰 又語錄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與此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自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又曰一德立則百善從之 又曰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有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范曰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爲善者各以其類聚故君子務學則有朋自遠方來充其道至於塞乎天地其可謂不孤矣

謝曰敬義立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能成己又能成物成己德也成物業也君子之德以其簡易故不孤君子之業以其易知易從故必有鄰有親之謂

楊曰易知而有親則不孤而有鄰矣

論語精義卷二下 二十五
尹曰事物莫不各以其類應故德必有鄰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伊川解曰數煩數也

范曰數者煩促以求合也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難進而易退則不辱矣朋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則不疏矣君臣朋友皆以義相與故其事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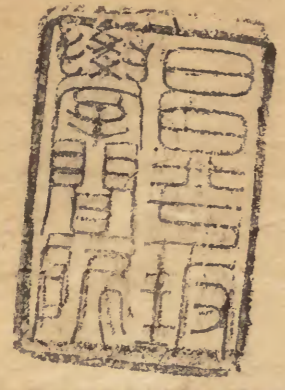
呂曰數亟改也事是君而不忠又改事一君至於數則
君不信所以取辱朋友亦然至於數亦不信所以取疏
也

謝曰君子之處世接物豈特直情徑行而已而况君臣
朋友之際乎故事事君者必量而後入全交者不盡人之
歡蓋恐其數也諫行言聽無不可也而期於功之必成

事君數也此不幾於馮婦之所為乎忠告善道無不可
也而惟予與汝以求助朋友數也此不幾於竇灌之所
為乎兩者其理則一也故相制也必取辱相逼也必取
疏

楊曰大臣以道事君朋友忠告而善道之宜皆不可則
止也苟至於數斯辱疏矣

尹曰數煩數也



論語精義卷二下

文化兩字



其有變歟也朋友皆以義相與成其美也

五也昔至公嬖洪範矣不忠又改事一君至於數朝

其曰夫固以強韌其心文忠吾而善道之宜者不可

燕

為之而善其理順一也姑昧歸也必死尋歸也必死

也而對字與必以求也則文嬖也此不幾欲賣耶之

事其變也此不幾欲不撤之也為乎忠吾善道無不可

